



联合国  
大会

JAN 16 1989  
UN/SA COLLE



PROVISIONAL  
A/8-16/PV.2  
22 Dec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十六届特别会议

第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 主席: 波拉克先生  | (副主席) | (波兰)   |
| 嗣后: 加巴先生   | (主席)  | (尼日利亚) |
| 嗣后: 卡达拉特先生 | (副主席) | (伊拉克)  |
| 嗣后: 阿布哈桑先生 | (副主席) | (科威特)  |
| 嗣后: 萨拉赫先生  | (副主席) | (冈比亚)  |

-- 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7)(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由于主席缺席，副主席帕夫拉克先生（波兰）主持会议。

下午3点15分开会

### 议程项目7（续）

#### 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仅提醒各位代表，按照今天上午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发言者报名将于今天下午6点截止。因此，我要求那些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在名单上登记。

阿维瑟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在大会常会期间，12国已阐明了对种族隔离的政策。今天，我要更深入地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并要进一步详细说明共同体成员国为促进彻底消除世界上仍然继续存在的唯一合法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形式而采取的行动。种族隔离制度是在40多年前建立的，并不顾普遍良知和国际社会的谴责继续存在。40年来，由于实行了使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并造成仇恨和暴力的邪恶制度，南非大多数人民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

今天，12国强烈重申完全反对种族隔离。他们谴责主要以他或她的肤色来考虑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问题。这一制度是违反欧洲共同体所有成员国深切致力于的民主理想。他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是本组织在种族隔离政权正式建立的那一年通过的。他也是违背《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基本原则的，今年我们庆祝该《宣言》通过200周年，该《宣言》指出，法律面前，人人来自自由和平等。

因为我们相信，不尊重这项原则就不会有公正、自由的社会，因此，12国重申它们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最为强烈地宣布，我们希望看到用和平手段立即、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尽管遭受普遍谴责，南非政府仍在维持一种道义上不可接受，政治上危险的制度。因此，12国非常遗憾，比勒陀利亚决定延长紧急状态，以防止出现有利于寻求南非问题解决办法的气氛。

同样，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谴责对和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限制，以及为反对代表黑人人口的工会政治活动而设置的障碍。1989年6月16日生效的有关公开外国资助法特别令人关心。我们紧急呼吁，决不能让法案的实施以任何方式阻止南非贫困的多数受益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他们提供的支持。

政治拘留者的命运是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12国曾经指出，对我们而言，不仅审判拘留男女，甚至青年儿童，有的遭受虐待，甚至酷刑，是对人类尊严和最基本的人权的挑战。

12国同样地反对保留歧视性法律，如那些已决定人们可以在那里居住，强迫人口迁移和班图斯坦政策，该政策实际上意味着把公民武断地分配给各个人为设立的实体，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12国经常表示，反对把农村地区强行并入家园领土的做法，最近，我们又向南非当局表明，皮尔顿农村社区的命运在欧洲引起的强烈反应，该地区已在1988年8月强迫并入西斯凯家园。

新闻自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进程的关键因素。新闻自由在南非继续受到限制，也引起12国的关心。这方面，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对《新民主报》的警告，即可能根据紧急状态新闻法对该报提出起诉，以及对《VREYE WEEKBLAD》周刊的威胁。

现在必须打破镇压与暴力的恶性循环，以便开始一场真正的民主对话。12国坚信，必须以和平手段废除种族隔离。因此，这些国家呼吁废除我所提到的歧

视性的非常措施，取消紧急状态，结束压迫政策。

必须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他的健康状况继续令人担心。这一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特别是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应立即取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政策。首先，我们采取限制性措施，进行大量的外交活动，说服南非政府需要进行根本改革。第二，我们执行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对南非当局采取的外交努力已产生了大量的集体和全国行动，帮助被判死刑的人们、政治犯和被任意拘留的人们。12国已向南非政府表示，我们关心南非受极刑的人数和罪行。我们不能忘记，目前被处死刑的人中，有些是因政治罪而判死刑。这些行动还必然涉及紧急状态、歧视性法律、家园政策和对和平反对种族隔离组织所采取的措施等问题。

在进行这些外交活动的同时，12国还针对南非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首先涉及军事领域，随后，在1985年和86年，又涉及其他部门，如经济、核、科学、文化和体育领域中的合作。

大会已多次了解到这些决定，因此今天我不再详细罗列。这些措施都已生效，它们是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国际社会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的努力作出的重要贡献。

然而，我们在世界上完全把南非孤立起来吗？我们不认为这样。我们的看法是，交流的渠道必须保持畅通，这样，外部世界才能对南非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争取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但是，12国还是急切地想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为此目的，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已经确定了协调方案，这个方案的优先考虑事项就是要培训南非的黑人。仅在1989年，欧洲共同体就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了两千五百万欧洲货币单位——三千万美元。在为和平和民主变革在南非积极工作的组织



的帮助下，许多项目已开始在教育和社会人道援助领域内进行。为了为南非不可避免的事态发展作准备，这些方案将在今后两年内得到加强，其方法是在欧洲和南非的多种族大学中提供新的奖学金。

本着同样的精神，12国自1977年以来已经为在南非设有分公司或附属机构的欧洲共同体的公司制订了行为守则。这一守则的内容已经得到更新并且在过去几年中所通过的附加指令已使这一行为守则得到了加强，这些公司必须根据这一行为守则对所有为其工作的雇员的教育、培训和职业发展给予应有的注意。除了改善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以外，欧洲公司采取的措施还通过在工作场所废除种族隔离的方法在种族隔离的结构上打开了缺口。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南部非洲的总局势仍然感到关注，在那里，一些国家受到了南非政策后果的影响。因此它们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以便减少对南非的依赖，这些援助特别体现在交通、通讯、农业、粮食生产和培训方面。

自从1975年通过第一项《洛美公约》以来，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稳步地增加了它们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援助。除了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所提供的直接捐助以外，欧洲共同体在1975至1990年期间的捐助总额将为32亿欧洲货币单位，或38亿美元。

尽管最近出现了这些积极的发展，但12国对以下事实深表遗憾，南非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开始真正的民族对话。12国仍然认为，只有进行处理基本问题的谈判，并且只有在南非人口各个阶层的所有真正代表参与这些谈判的情况下，才可能制订一项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也才可能实现南非朝向一个自由、民主、团结和多种族社会的和平演变。

在这一方面，12国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南非政府最近提出的倡议，并已注意到南非政府进行改革的意图。12国满意地注意到南非当局释放了8名政治犯，其中包括沃尔特·西苏鲁先生和一大批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拘捕的人。12国还注意到反种族隔离运动所组织的和平示威最近已经获得许可，并且是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举

行的，12国还注意到南非当局已经承诺要尽早废除《公共场所隔离法》。这将会对南非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最后，南非国民与持不同观点的各种团体代表之间日益增加的接触也是一种方向正确的趋势。

这些迹象似乎是鼓舞人心的，但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柱依然存在，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依然存在。南非政府现在必须把它公开宣称的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让我们不要放松压力；让我们鼓励南非政府开始坚定地沿着与黑人多数代表进行对话的道路前进，这样在南非将最终出现一个多种族社会，这个社会将象《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那样，建立在民主原则和人民自由行使其平等的普选权的基础之上。

在经过如此漫长并且令人深感遗憾的延误之后，在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合作下，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终于在纳米比亚举行了。我们不允许多年迄今为止朝着实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方向所取得的进展在南非的大门口停顿下来。因此12国呼吁这个国家的当局对铲除种族隔离采取同样的建设性的态度。

在自由之风吹遍世界的今天，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千百万人却仍在遭受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之苦，这种情况是一个有悖于时代的错误，在目前更让人难以容忍。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表明我们的共同目标。这就是实现铲除种族隔离的目标并在南非出现为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作出贡献。为此目的，12国将集体或单独地竭尽一切努力。它们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将还会对寻找解决办法作出贡献，以便能以和平的方式铲除种族隔离制度。

为了使我们对南非发出的呼吁更加有力从而使比勒陀利亚当局不会对此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在我们工作结束的时候，一致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帕西欧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同在我以前的其他发言者一样,我对第一次召开大会特别会议讨论并审议种族隔离问题表示欢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想表示真心希望今后的几天将被用于坦诚并充分地就我们的时代最令人憎恶的一个现象、和准备消除建立在人的不平等之上的非人道制度的办法交换意见。

本组织——联合国的建立是出于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个信念。正是在这个讲坛上联合国决定朝着根除种族隔离而努力。我国人民对此问题上持有强烈的感情。我们在芬兰坚定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着人类的兄弟情谊。我们相应地采取了行动。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全面政治行动方案的范围内,单方面彻底禁止对南非的贸易与投资。

芬兰十分关心地注视南非的事态发展。我们正期待着任何变革的信号以及脱离根深蒂固的官方种族隔离立场的任何行动。我们认为在南非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这种脱离的迹象。过去几个月里在南非所发生的事件似乎使我们有理由对于南非已经走上通向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不分种族的平等主义社会这一点抱有微弱但明确的希望。

我是以十分犹豫的心情这么说的。事情可能会出现另一种转折,一线希望也许会消失;但我认为不应该忽视来自南非的新的信号。我们十分感兴趣地注意到南非外交部长于1989年12月7日写给秘书长的信,信中指出

“南非政府坚决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自由、公平的宪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新的南非”。(A/S-16/6,第二页)

我们期待南非当局将迅速采取行动执行这一承诺。现在应该由南非当局自己使国际社会相信我们正在目睹的不仅仅是花招,而是抛弃种族隔离的真实实际的变革。

但是现在就决定减轻对南非的制裁还为时过早。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明。因此芬兰将继续维护北欧反种族隔离方案的全部文字和精神。但是我们将注视、倾听和思考。如果南非的改革继续进行,我们将当然给予欢迎,在某个阶段我们将应该重新审

查我们的政策。如果另一方面南非的变革被终止,那将别无他择,只有坚持执行我们已经采取的单方面措施,并继续要求安全理事会进行强制性制裁,这是使南非听取全世界对变革的要求的最好办法。

从根本上看来,至今为止南非还未采取任何消除种族隔离的决定性行动。南非人民的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政治权利。《种族区域法》以及种族隔离的其他立法支柱仍然有效。紧急状态已经延长,连续持续到第四个年头。虽然实行紧急状态的严厉程度有所减轻,但是使得窒息反对的声音以及不经审判便囚禁人民成为可能。对政治犯的处决还在继续。而且,最近明显出现警察谋杀队杀害种族隔离的反对者的新证据。

制裁的反对者指出,制裁不起作用,或者是他们造成的坏处多于好处。但是毫无疑问,南非铲除种族隔离的许多行动都是国际压力的结果。尤其是南非的商业界公开提倡反种族隔离政策,以便防止实行进一步制裁。

当然,我们不应该将制裁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应看作是促进并鼓励铲除种族隔离的办法。芬兰的唯一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元制度,在该制度中,政府是建立在所有人民以及自由选举的基础之上的,所有人民的人权都不受歧视地得到保障。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适当安排将是这个多元制度中的一个必然的成分。我们认为,南非人民广泛赞成这些目标。

在目前的局势下,极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南非人民的各集团之间应该进行富有意义的对话。需要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建立这些谈判的积极气氛。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废除对各种组织与个人的一切禁令与限制以及结束紧急状态将有助于开始政府与反对者之间的谈判。另一方面我们已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愿意与政府达成协议,进行对话。

南非的邻国一直站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前线。他们遭受了这个制度破坏稳定的影响。根据北区欧行动方案,芬兰政府极大地扩大了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

成员国的合作。我们想帮助该地区各国增强他们的经济力量,减少他们对南非的依赖。

芬兰支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联合国南部非洲的基金会的人道主义的反种族隔离活动。芬兰和其他北区国家一道都属于该基金会的主要捐款国。而且,对于非政府组织给南非及其国外的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各种服务的活动,芬兰也提供了资金。

继续,甚至是加强对于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的支持,直到根除种族隔离的时刻到来,这一点十分重要。我国政府打算增加人道主义和资金方面的投入。

世界正看到国际政治气候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来自于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但我们不能低估小国对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正看到过时的社会结构正迅速然而又和平地转变,以及长期以来被视为坚不可摧的壁垒正在倒塌。在南部非洲地区,一个同样戏剧性的发展正在纳米比亚发生,我们期待着欢迎独立的纳米比亚在不久的将来加入主权国家的家庭。

芬兰政府诚挚地希望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将继续显示出真正好转的进一步迹象,从而标志着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的开始。在这个进程结束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享有内部和谐并同其邻国和平相处的、完全改变了的南非。

兰德里夫人(加拿大)(以法语发言):我相信大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愿望,要帮助拆除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并由于这种愿望而采取了行动。因此,无论何时一个新的政府在南非就任时,国际社会都希望新的领导人以及新的政府将以实际行动说明种族隔离已经接近了它的尾声。根据德克勒克总统所说,他的政府打算开展能够消除种族隔离的根本改革。这不仅需要消除所有这些帮助维持了种族隔离的压迫性的一系列法律和规定,而且南非政府必须为引进一个非种族主

义的民主社会开始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出于这种目的，南非政府必须取消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使被禁止的党派合法化。

这些就是要实现的目标。我们仍然等待着德克勒克的政府给我们具体的证明，说明他解决问题的决心。种族隔离给数百万人民带来苦难、绝望和贫困。它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给南非及其邻国带来了难以计算的财政负担。这种万恶的制度给受害者和压迫者都打上了烙印。

种族隔离给南非的名誉打上洗刷不掉的污点。一旦种族隔离被扫除——而且它将会被扫除——许多白人将会声明自己无罪。由于严格的审查以及旨在加剧白人对黑人大多数的恐惧心理的大量宣传，他们的政府已经把他們严严实实包在一个保护茧中，使他们对种族隔离的现实毫不知情。因此当这些人认为制裁是残酷而且常常是不合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

制裁是有效的。我们是最先承认制裁远远不是完美的那些人。制裁伤害了南非黑人以及白人。但国际社会只是在已经动用了所有其他办法之后才选择了这一解决办法的。四十年来，世界一直在谋求通过外交努力来消除种族隔离。这些努力没有成果。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它的基石——《人口登记法》、《种族区域法》、《土地法》、在教育 and 卫生保健领域的隔离、班图斯坦制度、以及最重要的是对黑人大多数公民投票权的剥夺——仍然在法律中存在。正因如此才必须继续制裁。

除非南非政府有证据说明它有决心根本地改变它的做法，否则我们甚至不能开始讨论取消制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停止对南非政府施加的压力的话，这将对那些为反对种族隔离一直进行斗争而且将继续进行斗争的男人和女人的一个侮辱。

许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都准备要帮助南非成为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国家。这不可避免的发展将要求南非本身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并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所有可

能的援助。加拿大认为，今天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的援助将能够在南非加快民主和正义的到来。

通过我们在教育领域和其他形式的培训方面所给予的帮助，我们不仅参加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进程，而且我们在帮助南非社会获得当它一旦摆脱了种族隔离之后所需要的那些知识。我们正在努力加强所有自由社会的基础——例如民主机构、新闻自由以及公平和公众可以享受的司法制度。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支持那些反对新闻审查的各个组织，而且我们坚定地支持人权。

由于我们的对话方案，我们正在鼓励所有种族的南非人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公开地表示他们对一个建立在平等、正义和容忍的基础之上的南非的希望和愿望。这种对话谋求建立一种开始有意义的谈判所需要的信任，这种有意义的谈判也许能够导致一个新的南非的到来。所有那些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南非而打算参加有意义的谈判的人已经表达了他们选择和平与谈判解决办法的愿望。国际社会积极地支持了这种选择。国际社会还同样认为，只要有些有关人员仍遭到监禁、禁令或者被其他办法阻止，无法与他们的选民磋商的话，就不可能开始认真的谈判。

(以英语发言)

正因如此，英联邦知名人士的“可能的谈判设想”要求南非政府将部队从城镇中撤出，提供集会和讨论自由并停止未经审判的拘留，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以及由于政治原因遭到拘留的人，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并且允许正常的政治活动。它还要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其他组织进行谈判并停止暴力活动。在今天，这种设想仍然象它刚刚被提出时那样有效，而且在后来提出的那些旨在为谈判创造必要的环境的建议中找到了共鸣。



在这方面，加拿大和全体英联邦成员国最近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所载的选择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的道路的强烈愿望。英联邦还重申，它认为宪法体制是由全体南非人民决定的问题，而其自己的作用仍然主要是促进谈判的开始。

我们相信，南非人民在决定自己新的宪法秩序过程中，将以《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为指导方针。

(继续以法语发言)

我们希望，目前举行这次反种族隔离特别会议的时间将证明是南非历史上的转折点。我们联合国的成员国必须利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历史性机会，一口同声强调消除谈判道路上的障碍的紧迫需要，这些谈判旨在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种族主义的政府。

应由有关各方确定准确的谈判进程。使我们在此就这一方面举行的讨论复杂化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南非政府必须知道，全世界一致要求必须在全体人民的正式代表的参加下开始谈判，而不应以各种限制、禁令或监禁的手法加以限制。一旦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将在那里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和平过渡到真正无种族主义的民主。

应当清楚无误地阐明这一点：加拿大是反对种族隔离现象的勇敢斗士，但它还将证明自己是一个民主和无种族主义的南非的可靠的伙伴和真正的朋友。

南非出现的一些迹象使我们产生了希望，这些迹象带来的希望是：新的德克勒克政府正受到现实主义、同情心以及其前任所严重缺少的诚意的驱使。我们尤其赞赏关于下列行动的承诺：取消《公共场所隔离法》、释放西苏鲁和其他政治犯、决定准许进行和平示威、让得到释放的政治犯在大会、以及在最近举行的关于民主未来的会议上讲话。我们希望这些不仅是象征性的姿态，而是真正变革的预兆。

我们必须懂得，种族隔离必须取消，而不能改良。目的只是在于安抚国内外批评者的粉饰性的改革，只能使那些正进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人加倍增强其决心



和努力。因此,我们向广大群众的民主运动的活动表示致意,这些活动是和平和有组织的群众示威,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突出体现了被压迫者无法压制的要求。

我们今天怀着希望的激情在此开会。英联邦各国领导人在10月于吉隆坡举行的上届首脑会议上,以同样的精神决定对南非实行财政制裁而不是新的贸易制裁。这样,他们使新的政府能有一段时间表现出其真正的意愿。

南非人无论其种族和文化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点:热爱其国家。他们对该国未来的看法也是相同的:他们希望有一个繁荣与安全的社会,使其个人的愿望及其子女的愿望能够实现。

因此,不幸的是种族隔离支持者们未能理解:只有当其绝大多数同胞——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能够充分参与建立其未来的活动,根据所有人的愿望建立未来才有希望。

我们对种族隔离造成的苦难与非正义感到不安。我们正努力为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和无种族主义的南非。我们殷切希望这一新的政府将具有迅速结束种族隔离所代表的暴力、非正义和耻辱的远见,这样南非就能够作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及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占据其合法地位。

安德森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3年前,大会就纳米比亚局势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那次会议提醒人们注意到纳米比亚内外严重的和正在恶化的事态发展——提醒人们注意到国际社会改变这一局势的紧迫需要。今天,纳米比亚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其人民能够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期望欢迎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进入主权国家的社会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纳米比亚的选举——即正在进行的制宪过程——的成功,向南非和世界其他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证明:和平、民主和通过谈判进行变革是可行的。

我们今天在本届会议上正讨论非常核心的问题: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只要冲突的根源不消除,纳米比亚及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前景就仍然受到威胁。

严酷的事实是：种族隔离仍然存在。南非大多数人口继续被剥夺了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人民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集团受到镇压。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个人毫无价值。人只是由于其种族而被赶到一边。因此，种族隔离比政治压迫更加深入。种族隔离破坏了对每个人的同等价值及尊严的尊重——而这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种族隔离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作为联合国的成员有责任帮助和平地消除种族隔离。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看到在南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似乎出现一种新的气氛。现在有了许多新的机会，同时人们也有了谨慎的乐观态度，认为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变革，真正的变革。这是很好的事情，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这还不够。南非政府还必须表明愿意消除种族隔离的支柱，特别是《集团地区法》、《人口登记法》、班图斯坦体制以及种族分离的教育体制。

在南非实现真正的变革需要进行对话。对话则需要一个相互信任的气氛。要想建立起这样一种气氛，就必须消除紧急状态。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领导人必须重新获得自由。必须停止政治审判和死刑。对于政治组织的禁令也必须解除。最终，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平方式是进行变革的唯一途径。

瑞典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哈拉雷宣言》，认为这是南非人之间进行谈判的一种可能的模式。这对于在南非政府和多数人民的真正代表之间进行必要的直接对话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富有建设意义的贡献。

瑞典政府认为南非政府之所以采取了积极的步骤，是因为内部和外部都施加了压力。毫无疑问，制裁对南非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制裁并非惩罚性措施。这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义务所采取的措施，以恢复对根本人权的尊重，并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至关重要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必须继续施加国际压力，以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

在安全理事会进行有效的制裁之前，北欧各国就已经单方面地进行了制裁，并

通过了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纲领。这一纲领包括全面禁止投资和贸易，同时还包括北欧国家与南非在经济与文化联系方面进行限制。

应当通过更好的监督与协调来维持现存的制裁以及其他措施，使其更为有效。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要求。不应当允许放松对南非政府的压力。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通过使政府参加谈判来消除种族隔离。如果能够确保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开始一项不可逆转的进程，那么我们就应该准备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停止制裁的条件是南非政府必须采取对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带有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切实步骤。南非政府目前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以表明目前正在采取这些措施。但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应当对种族隔离政权保持警惕。

另一方面，如果在最近的未来没有能够朝着这一方向采取步骤，那么国际社会就必须不迟延地坚决对南非增加压力。这是我们的道义、政治和法律义务。

同时还有其他途径可以推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种族隔离的牺牲者和反对者们需要我们的援助。例如瑞典就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会、教会以及其他民主运动提供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任何旨在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国际战略都必须包括对前线国家的支持。这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种族隔离的暴力超越南非以外的時候，其邻国总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各前线国家收容了那些被迫逃离种族隔离的人们。这些国家受到了南非的袭击和骚扰。

莫桑比克是其中一个特别悲惨的例子。我呼吁所有国家能够加倍支持这一饱受战乱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儿童惨遭暴行，这使我感到恐惧与沮丧。

我们要求南非停止对莫桑比克的骚扰。我们要求南非停止对恐怖主义组织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的支持。我们要求不利用南非领土来提供这种支持。

对前线国家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要减少他们目前易受伤害的状

况。这种援助对于未来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将来种族隔离一旦废除,包括南非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将要共同进行和平合作。我们大家都有义务为南部非洲的未来子孙后代开创一个积极的前景。

支持各前线国家,支持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这是多年来瑞典发展援助的一个基石。今年,我们将数目为5亿美元的全部双边援助的一半提供给南部非洲国家。同时瑞典各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对种族隔离没有共处而言。对于种族隔离没有中立而言。中间途径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这里必要的逻辑和正义的力量是:种族隔离必须废除,种族隔离也将被废除。南非必须从种族隔离的苦难之中解脱出来,南非的全体居民必须从暴力、苦难、恐惧与人类耻辱中解脱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种族主义政策强加在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头上的。寻求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是大家的共同职责。我们必须支持南非人民的这一事业。

现在有机会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让我们利用本届特别会议之机,向南非人民转达一个切合实际和富有建设意义的一致信息,这就是我们愿意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莫库比先生(莫桑比克)(以葡萄牙语发言;由该代表团提供英文文本):我非常高兴祝贺尼利亚的加巴先生一致当选主持本届重要会议的审议。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经验丰富、活跃能干的外交家。这些杰出的素质是会议圆满成功的保证。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他履行重大职责的时候给予充分的合作。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欢迎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它的议程要求检查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是正在审议的问题的直接有关方面。莫桑比克和南非共有47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历史的支配,我们必然和南非有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不幸的是,控制与霸权主义的环

境使这一遗产变成了南非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良好和谐关系的严重障碍，这严重地妨害了南部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但是，我们认识到，如果建立了正常与平衡的关系，这些因素就会有助于寻求互惠互利，推动所有国家在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的发展和繁荣。

南非有反对非洲大陆独立进程的悠久历史。在1960年代，由于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人民发动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南非加紧了联系，包括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军事联系，目的是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维持白人少数的霸权地位。它的立场在伊恩·史密斯政权期间是相似的，伊恩·史密斯单方面宣布南罗得西亚的英国殖民地独立。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独立后，由于在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政权危在旦夕，南非领导层制订并推行“全面战略”政策。这一政策通过对邻国的侵犯、侵略和经济压力以及对南非黑人的内部镇压来实行，其目的是使该地区的人民服从于种族隔离政权的霸权利益。

随着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垮台而产生了新的力量平衡，由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证明了在南部非洲非洲国家独立的替代办法是可行的，因而它们被南非政权指定为进行破坏活动的最佳目标。\*

1980年，《兰开斯特官协议》签署后不久，南罗得西亚军事和安全当局向南非派遣了由葡萄牙和莫桑比克人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已向葡萄牙殖民主义妥协，并在罗得西亚战争中曾被用来反对津巴布韦解放运动和破坏莫桑比克领土完整。这些部队由南非国防军的军事情报机构指挥。此外，南非国防军还进行直接的侵略行动，并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实行经济制裁。在南非，根据“全面战略”政策，改编了这一恐怖主义集团，并把它变成一个破坏有组织的莫桑比克社会的运行并使其瘫痪的工具。

\* 主席主持会议。

莫桑比克的平民和经济社会基础结构被指定为接踵而来的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因此，一百多万户农民的房屋遭到了搜查并被烧毁，使五百多万公民无家可归。农村地区45%的学校系统遭到破坏，使一百多万儿童无法上学，大约有一千多个卫生中心遭到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向农村地区的公民提供保健特别是母婴保健的能力。对当时为止享受医疗保健的人已占整个人口的49%以上。结果是七十多万人丧失了生命。五岁以下儿童的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50%上升到1988年的325%。物质损失估计接近一百五十亿美元。这种破坏不属于任何国家规划的范围，其目的不是要在政治上替换该国政府，也不表达任何内部反对派的主张。

诸如格尔索尼和明特报告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题为“前线儿童”的报告之类的文件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现实，并表明了这些破坏行为完全外来的，和恐怖主义的性质。

尽管武装盗匪活动的发明者和领导者无数次地企图更新在莫桑比克的这一恐怖主义集团，并给抹上政治色彩，但它的产生、历史、方法与活动暴露了其恐怖主义和匪盗的性质。我们的人民唾弃并反对这一集团，永远谴责其反民族性以及它作为侵略和破坏国家的工具的作用。莫桑比克缺乏和平与稳定的直接原因是系统的恐怖主义、侵略和破坏行动，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社会的社会内聚力遭到破坏。今天，莫桑比克人民在莫解阵线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莫解阵线党和政府忠实于寻求和平的事业，它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倡议，以结束在莫桑比克的不稳定与战争并使该国全体人民的活动正常化。

这些倡议和在1984年签署的《恩科马蒂协议》使我们更加确信需要优先考虑寻求和平解决我们国家和南部非洲所面临的问题并需要我们有这样做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莫桑比克政府同南非当局保持定期接触。设法取消个人和南非政府某些机构向武装匪徒提供非政府支持和便利的一切途径符合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利益。

在最近的接触中，南非政府答允同莫桑比克政府合作，防止从南非领土向所谓的民抗运动的恐怖分子输送任何支持。保证这一承诺尽快得到履行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国内，我们批准了一系列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对在我国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国政府随之请求肯尼亚的莫伊总统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总统进行调停。以促成政府与所谓的民抗运动下属个人之间的直接对话。

这些原则要求遵循民主方式来设法解决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它们清楚地声明，主权属于人民，只有经过全国的辩论和协商一致，才能对我国的《宪法》和基本法进行重大修改。这些原则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以武力向人民强加其意志。所谓的民抗运动拒绝了这些原则，继续滥杀滥伤无辜平民，破坏财产。

我们的武装部队至今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遏制和化解了民抗运动的这些野蛮行为，并决心尽一切可能保卫国家。

为创造一种有助于在我国实现和平和生活正常化的环境，我国政府颁布并修订了大赦法，赦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犯下反人民和国家罪行的所有个人，只要他们放弃暴力，向政府投诚。另一方面，正在努力执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行动方案，该方案的目的在于组织人民更好地应付目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

莫桑比克并不是南非“总体战略”和颠覆政策的唯一目标。任何观察者都可以看到，南部非洲所有国家，无论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无论



其采纳什么样的外交和战略选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南非对该地区各国实行的战争政策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在最近关于南非颠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各国问题的一份联合国出版物中，据称在1980到1988年期间，由于比勒陀利亚的侵略和颠覆政策，该地区有150万以上的人丧失了生命。在同一时期，物质损失估计达600亿美元，相当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各国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210%。

事实表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各国始终在竭尽全力推动同比勒陀利亚的和平共处和睦邻政策。然而，这些努力却落空了，因为南非拒绝放弃霸权野心，并拒绝遵守国际法准则。确实，在南非本身、在该地区乃至在全世界均势的变化迫使该政权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整个国际社会很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正在得到执行。

我们借此机会再次表明我们祝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同样，我们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表示热烈祝贺，并通过他向下列各方表示热烈祝贺，即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整个联合国乃至直接或间接尽一切努力确保圆满结束纳米比亚人民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所有人，这一阶段导致该国实现了独立。

我们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领导人表示钦佩，他们在努力巩固民族统一和消除以往怨愤的过程中显示了慷慨和节制。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民主运动也显示了同样的慷慨和节制。它们的建议今天具体体现在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的《南非问题宣言》中，该宣言于1989年8月在哈拉雷通过，随后于今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获得认可。我们认为，这一现实和实际的文件对通过谈判消除种族隔离的整体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按照我们的理解,考虑到我们正在共同努力结束种族隔离,大会在其第16届特别会议上应当一致通过这一文件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对国际社会来说,结束种族隔离即等于是实现南非社会的民主化。统一和民主的南非国是由享有平等的公民构成的,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基于种族、民族出身、性别或宗教信仰的歧视。结束种族隔离同样意味着停止对邻国的侵略和颠覆,因为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冲突的根源。

莫桑比克,实际上是全部前线国家、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将对南非各派力量、包括政府给予理解和支持,只要它们乐于实现这一目标。

南非当局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步骤是令人鼓舞的,这些步骤包括宣布政府有意放弃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并释放一些政治犯。然而,必须指出,只采取这些步骤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核心,即它们并没有解决在南非建立公正、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社会的问题。

南非当局关于结束颠覆和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所作的宣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注视,其中包含了一些积极因素。然而,只要这类声明没有化为具体和实质性行动,我们始终必须保持谨慎。

结束冷战的趋势似乎有助于消除把种族隔离放在东西方冲突的背景下来解决的天真态度。当前的国际局势允许我表明,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都认为消除种族隔离及其好战政策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国际社会之所以在外交、经济和金融方面采取协调行动,对该政权施加压力以迫使其结束种族隔离,原因就在于此。

面对南非的侵略,前线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以维护其独立和国家主权,并维护了它们的统一和内部团结,坚持了对南非民主力量的声援。

波澜壮阔的群众民主运动,包括白人和荷裔南非人在内的民众日益认同于在社会各阶层平等基础上在南非建立公正社会的理想,表明种族隔离的结束已经为期不远。

因此，我们应基于以下这一理解来制订我们的优先目标：目前在南非以及在整个该地区所出现的所有动向本质上产生于国内斗争及地区和国际压力，在我们实现我们所制订的基本目标之前，必须加强和巩固这种压力。这些目标是：纳米比亚完全独立，结束对该地区的侵略和不稳定以及消除种族隔离。

能使我们评估该政权实行变革的诚意和承诺的是事实，而不只是言论。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解除对政党和民主运动的禁令，结束紧急状态，解除对新闻界的限制，并实际上开始所有南非人之间的谈判和对话，这些将是该政权改革意愿的明确表现。

正如我们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中提到的那样，我们深信，通过这些措施是所有南非人广泛和平地政治参与其国家的决策进程以及在南非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社会进程的必要条件。只有满足这些要求并停止破坏稳定的活动，南非政权才能向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表现出其采取决定性步骤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一个所有南非人都能和睦生活的社会的诚意。

我们希望，在即将开始的十年，一个新世纪到来之前的最后十年中，南非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将踏上民主的道路，并以此为非洲大陆和整个人类的和平、稳定、合作及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斗争仍在继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提醒各位代表大会今天早上作出的关于本次辩论的发言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5分钟的决定。讲坛上红灯一闪就意味着告诉发言者15分钟已经过去。

法罗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几个星期前，我在这个讲坛上代表塞内加尔代表团向你表示祝贺。那时我就谈到你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以你的才能和承诺在为争取南非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斗争作贡献中所

表现出的渊博知识，人道精神和职业素质。我同样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届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这一巧合是你在本届会议筹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的合理扩大，它预兆着我们工作将获得成功。功。

另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是，本届会议是紧接着纳米比亚举行了选举后召开的，在联合国秘书长领导下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所进行的和平进程正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给我代表团一个特殊的机会，再次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所有成员就其在筹备并组织选举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示阿卜杜·迪乌夫总统的敬意和祝贺，并重申迪乌夫总统对这一不久将导致纳米比亚获得完全国际主权的进程的剩余工作所表示的鼓励。

第四十四届会议就议程项目 28 所进行的辩论在结束时通过了许多谴责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这再次表明，比勒陀利亚并未放弃其已成为南非政府体制的，并成为破坏整个南部非洲稳定的根源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的沃尔维斯湾及其近海岛屿的根源的种族主义政策。

当然，纳米比亚在选举之后临近独立，在这次选举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很大的优势取胜，尽管其领导人，战士和同情者在竞选运动之前和期间成为恐吓和挑衅行动的受辱者。我们十分高兴地通过努乔马兄弟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纳米比亚兄弟人民就其模范的政治承诺和勇敢的民主立场表示诚挚的敬意。

尽管出现这些结果，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一贯保持并不断增强的警惕，比勒陀利亚政权将运用各种花招来破坏该进程。

在南非本身，最近释放政治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公众集会——它已被禁止了二十多年——以及教会代表与南非总统之间举行的会晤都应被认为只是内部松弛和外部宣传的政治行动，其目的在本质上是掩盖南非的严峻的日常现实：一种制度的顽固存在和继续得到加强，而其意识形态、政治或立法基础以前从未被怀疑过。

对于南非政权及其行径人们已经描述的淋漓尽致——或者是几乎淋漓尽致——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对它们加以描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已对此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发言的目的只是呼吁联合国大会把本届会议作为一个机会，来评价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这个主要机构在反对种族隔离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以期通过具体措施和平结束这些罪恶的政策及其做法。

国际社会通过无以计数的政府和非政府会议，宣言、决议、决定和国际法律条文从各个方面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呼吁执行这一政策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无条件地停止这一政策，制定了一个各国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应遵守的严格的行为准则以及这些政府、组织和机构应采取的具体行动。

但我们必须承认，国际社会的这些努力——尽管对绝大多数英勇的南非人民正在进行的英勇斗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与我们的目标或者与我们力求消除的灾祸的范围或严重性是不相称的。明确地说，其主要原因是，在我们宣称的加速消除种族隔离的决心和我们的集体行动——或者可以说是无行动之间出现不幸的差异。一些国家加以痛斥和谴责，而另一些国家则表示默许或有共谋关系。这造成了种族隔离罪恶影响的扩散，并鼓励其执行者顽固抗拒和藐视国际社会。

如果说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行动目前似乎已有所变化，这部分是由于某些国家单独或集体进行了有效制裁的缘故。

现在，我们看到，南非政府正采用狡猾的手法，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就国际制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进行欺骗性的辩论。南非政府采取这种行动的时间正值应当更好地协调、加强和扩大制裁，以便随着南非人民在该国内部执行大规模行动的计划而彻底根除种族隔离。

另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法是某些人和政治势力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的主动行动作出了过度乐观的解释。请不要弄错：南非政权目前正采取的表面措施——即所谓的改革——的目标是要掩饰种族隔离制度的更严重的罪恶，同时丝毫不触及其实质。事实上，这些措施只不过是企图使比勒陀利亚得以获得更多一点的时间来给

种族隔离制度改头换面，而不是根除这一制度。种族主义和少数人统治获得巩固，南非遭受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绝望不断增长，南部非洲的不稳定和持续的不安全增加，这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在这方面，就南部非洲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其它报告均表明，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是影响到该地区的政治、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决定性原因和使局势恶化的因素。

我们都了解非洲经济理事会就比勒陀利亚对南部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采取的颠覆行动的破坏性影响所作的重要的评价研究报告。这一研究报告表明，颠覆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迫使前线国家将巨额资金用于防卫目的，从而使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遭受严重的打击，不得不继续依赖比勒陀利亚。因此，如果不是由于南非的侵略政策，使这一刺激其在1980至1988年这一期间花费600亿美元的话，前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本来会增长40%。

同样，已经证明，在8年的颠覆行动中，在南非的各个邻国中死去的儿童数目超过了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原子弹造成的受害者数目。国际社会重视儿童问题，儿童的权利最近已载入一个国际公约之中，同时为儿童问题而即将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也将讨论儿童的命运。在认识到所有这一切的情况下，上述阴暗的统计数字就尤其令人难受了。

一贯明显的是，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对《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故意践踏。与此同时，这一政策践踏了国际道义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最基本原则。国际社会有义务终止这一政策。

塞内加尔希望再次重申自己对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的坚定承诺，重申自己坚定支持国际社会根除这一以三种形式——制度化的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颠覆政策——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的犯罪所作的努力。

我国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承诺并不仅仅是走过场似地谴责该政权。这一承诺表示支持和参加在塞内加尔内外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特别是通过有关拒绝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对话的在政治上的全国协商一致。

因此，在国家一级，除了在我国就南部非洲的局势开展广泛的争取公众舆论的教育运动之外，我国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向南非人民提供各种形式援助的方案。

在同一架构内，我国在早些时候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办事处表示欢迎，给予这些办事处以大使馆的地位，同时向许多纳米比亚人提供难民身份。不仅如此，我国还在各个领域对这些国家的国民提供培训计划，并组织了全国性的声援，以便动员向自由战士提供各种援助，首先是西南非民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与此同时，一个部际工作小组正在国家一级监督和协调实施对南非的经济制裁。

在国际一级，除了其它行动之外，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塞内加尔国家首脑于1985年对南部非洲进行的值得纪念的访问——这是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位现任总统对该地区的第一次访问——以及他在1986年6月在呼吁于巴黎召开关于制裁南非的第二次国际会议方面发出的倡议。

同时，塞内加尔的首都是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的一个代表团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1987年7月进行历史性会晤的地点。那次会议使与会者得以探讨在南非建立民主备选办法的和平途径，并为其它的接触铺平了道路，最近的接触是于1989年9月和11月在伦敦与巴黎进行的。

没有外来的援助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根据反对种族隔离中心最新的报告，在80年代，南非的外贸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以投资或贷款形式引进的外国资本在该国的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加大各种形式的国际压力，停止这种使南非政权受益的合作关系，加强对南非政权采取的各种孤立措施。

在这方面，我想再次强调全球性和有约束力的国际制裁的教育价值，这些制裁在与南非人民自己于内部进行的斗争相协调的情况下，是使该国人民摆脱种族隔离对其稳定与和睦发展构成的沉重打击的唯一办法的第二个内容。

大会曾几度促请安全理事会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强制性的和有约束力的制裁。由于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拒绝考虑南部非洲的局势威胁



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事实，因此，尽管其绝大多数成员国表明了意愿，但安理会却形如瘫痪，无法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之一。

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应该考虑所有必要的后果，考虑与大会替代安理会的可能性，以便实施《宪章》第7章的条款，采取南部非洲局势所要求的一些必要措施，首先是我已提到的所有全球性的和有约束力的经济制裁。用迪乌夫总统的话说，这个问题涉及到是：“确定实际的安排、以便组织、建立、加强和扩大这些制裁，从而使制裁有效，对种族隔离制度发出致命的一击。”

联合国应密切监督这些制裁，只有在南非政府和各个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根据非统组织南部非洲特委会代表该组织发表的宣言——这一宣言得到了不结盟国家第九次首脑会议的全力支持——进行真正和富有成果的对话，这些制裁才应解除。

当特别会议开幕的时候，全世界和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眼光都注视着我们。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和行为的阴暗现实中。两天前南非反种族隔离组织在民主未来大会上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加强制裁并要求进行真正的谈判，以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

由于肆无忌惮的少数人的意志而遭受了极大苦难的南非英勇儿女再也不会愿意继续相信比勒陀利亚当局的拖延战术了。他们也不会赞同我们只是发表一下意向声明，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和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那里得到的是具体和有效的行动。

当人们正在为自由而斗争，墙正在倒塌，拉丁美洲和中东正在开始对话，亚洲和非洲东部和南部正在出现新前景的时候，愿我们能够对自由战士的合法愿望给予积极的反应，使1989年的最后一刻也能够成为种族隔离的最后一刻，使1990年的曙光也能够成为南非真正的非种族、平等和民主社会的开始。

克莱斯蒂尔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看到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及世界许多地方朝向充分享受人权的重大进展。在这一迅速变化的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确信种族隔离不能也决不应生存下去。召开这次特别会议十分

及时地表现了国际社会明确谴责种族隔离并要把这一态度转变为行动。这一特别会议还应提醒我们看到令人遗憾的现实，即消除南非种族歧视仍然是没有完成的任务。因为只要种族隔离继续下去，我们就面对着在促进普遍尊重人权方面最为突出的失败例证。

确实，这种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体制否认了所有文化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尊重人的尊严，并剥夺了南非大多数人民的基本自由。这是对人权不断的、公然的侵犯，以确保少数人的继续统治，对人口的大多数强加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局势。

基于无视基本的公正原则的社会制度只有通过镇压和使用武力才能得以维持。在这种制度中暴力是固有的现象，除非能得到迅速纠正，否则一定会导致更严重的暴力。

奥地利深切关注南部非洲许多国家人民的困难处境。南非在其国土以外为了巩固种族隔离制度所采取的行动对该地区有着严重的后果。对国际社会来说，争取结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冲突以及在广泛的意义上确保该地区国家以一种有意义和有效的方式得到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我们必须大力支持前线国家减少对南非依赖的努力。奥地利对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员国进行的发展合作给予优先考虑，例如，正在进行贝拉通道铁路的修建工作。此外，我国愿意对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发展作出贡献。

确实，纳米比亚的独立一旦完全实现，将成为联合国的主要胜利成果之一。我要祝贺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国家的第一次自由大选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主精神。我要对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困难面前所取得的成果表示奥地利的诚挚赞赏。此外，我要赞扬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工作，50个奥地利警方监督员参加了援助团的工作。

在将近100年的外国统治之后，纳米比亚的独立将最终为纳米比亚人民带来自决权利。这将对南部非洲的局势以及对那些仍然坚持种族隔离和统治的南非白人



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纳米比亚可能是说明黑人和白人社区可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和平地共同生活的进一步的例子。独立和民主的纳米比亚的生存本身就是对种族隔离概念的蔑视。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似乎是有关的：这就是过去几年中，尽管遭到南非的长期拒绝，但仍然保持了国际压力，使各方坐到谈判桌旁并随后导致南非政府放弃了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这是国际压力有效地克服了顽固态度并有助于谈判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多年来，我们呼吁南非政府与大多数人的领导人进行谈判。我们坚信，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和平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注意到了向所有种族开放四个居民区的最近的决定。但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措施将导致最终废除《种族区域法》。我们所能够接受的只能是全面消除种族隔离，而不是以更为巧妙的方式坚持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实质的改革。因此，这种制度的法律支柱，《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必须彻底废除。

南非政府已经承认有必要进行内部改革。我们注意到它打算废除1953年的所谓“公共场所隔离法”，及计划向议会提交一份详细的改革措施目录。这些步骤当然是积极的行动，但它们必须导致与所有人民团体的代表真正谈判，并最终走向所有南非人平等参与规划他们的共同未来。

在这一关键阶段，白人社区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要求废除种族隔离，这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南非白人游行到黑人城镇，以表示要求和平，他们受到黑人民众的欢迎。人口中越来越多的白人肯定愿意为基本宪法改革进行谈判，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南非人最终都是获胜者。

我们高兴地看到，反种族隔离组织努力以有纪律的方式开展活动，鉴于长时期的镇压及其带来的所有感情上的后果，我们尊重它们的责任感。我们还注意到了争取南非民主未来大会，大会可以被看作是为所有反种族隔离力量组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阵线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使我们十分遗憾的是，正如最近某些严重的、令人沮丧的事件所表明的，种族隔离的严酷事实仍然存在——在为最近获释的七名政治犯举行大规模、值得欢迎的集会（没有被当局扰乱）之后，这些事件是一次悲剧性的倒退。

瓦尔特·西苏卢和其他七名政治犯获释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我们不能忘记，数百名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仍然在等待恢复自由。我们坚决的再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必须结束政治审判和同政治有关的处决的恐怖行为。此外我们要求立即结束紧急状态。必须解除对于争取这一合法目标的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个人的禁令和限制。需要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被取缔的组织合法化并且满足我刚才提到的要求，来创造一种有利于谈判的气氛。我们还应该回顾，只有在各方就他们目标的某些基本特点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谈判才能取得结果。我们认为，南非政府应该毫不含糊地保证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必将增进早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

过去几周来自南非的消息给人一种印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所改进。南非政府已经采取了我刚才提到的某些谨慎的步骤，但还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然后需要另一方作出相应的承诺，以便减少不信任并发展相互信任。必须谈判一项全新的宪法，以便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和真正民主的社会。其中不能允许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牺牲多数人的少数人统治。

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南非政府表示准备走上一个新的途径。这些信号同南非局势有关，也关系到同南非邻国之间的关系。今后几个月将会显示南非的政策是否明确地让位于更加合作的态度。

在南非事态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国际社会负有特殊的责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我们使用一切和平手段来增进谈判的前景。但是，只有在出现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确凿证据之后，才能够考虑放松对于南非政策的国际压力。澳大利亚将继续执行在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基础上采取的措施。它还将定期向帮助减轻种族隔离受害者痛苦的各项方案和基金捐助。此外，我们还将向南

非底层黑人人口经济自助计划作特别捐助。

南非的未来掌握在其人民的手中。但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可以帮助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为实现一个民主、非种族主义和团结的南非的更美好未来的斗争，我们必须单独地和集体地尽最大努力来支持和平变革的进程。让我们制定出一个共同的战略，并且就采取何种步骤来迅速而和平地结束种族隔离达成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朝着这个目标的进步必须以行动而不是以言词来衡量。捷克剧作家和公民论坛领导人 Vaclav·Havel 最近在法兰克福讲话时提醒我们不但要注意语言的力量，也要注意语言的欺骗性，所以，让我们对于言词保持警惕，并且探求言词后面的真实世界。我们对于所有南非人和我们自己都负有这种义务。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作为联合国动力的和平、正义、相互理解与团结的崇高理想要求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真诚地为实现《宪章》中所规定的根本宗旨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举行这一届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我们参加会议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声援南部非洲人民，而且要同所有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共同努力，早日根除种族隔离并且为南非民主、多种族和团结社会的到来作出贡献，使所有南非人，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如何都享有同样的基本自由和不可剥夺的人权。

这届会议在纳米比亚刚刚进行选举之后举行，是我们反对种族隔离的共同斗争的高峰，也增强了我们根除这一可憎的制度的决心。

四十多年以来，南非藐视国际社会，践踏本组织的《宪章》，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中明智而温和的条件。种族隔离这种可憎的行为，这种危害人类的罪行把南非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集中营，使那里近 2800 万黑人日复一日地被剥夺最基本的人权和遭受血腥的镇压。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回顾几件事实和几个数字。在 3300 百万人口中，只有少数白人（450 万）享有充分的公民权，而 2800 百万黑人则没有权利。此外，根据一项最邪恶的土地所有权和分配制

度，87%的土地保留给白人，而他们只占人口总数的13.6%；而位于最荒凉地区的13%的土地留给有意地分散在南非图斯坦之中的2800万黑人。

影响南非日常生活每个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础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为在黑人大多数面前保护白人少数而实施的317条分隔法律组成的法律武库。这些法律使南非居民的五分之四处于非人的地位，不许他们享受最基本的权利，例如拥有财产、特别是土地的权利，并且在人类活动的每个方面使他们受到制度化的歧视。

南非正在其领土之外推行可恶的破坏性政策。前线国家成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代理人进行的杀人不眨眼的侵略的受害者，在这些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乱。

根据今年10月2日发表的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报告(ECA/637)，仅在1988年，南非侵略对整个区域造成的破坏高达100亿美元。在1980—1988年期间，总数达600亿美元。这一时期中人命损失也同样沉重：150万人再加上75万5岁以下的儿童。反复的侵略行动已经造成150万难民和使600万人流离失所。

组成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正遭受比勒陀利亚发动的军事侵略和破坏行动之害。破坏战略最喜欢的目标是运输、能源、工业和农业基础结构，但也包括农村和城市地区。

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不可预见的后果；它们暴露了旨在从经济和政治上征服前线国家的蓄意的战略。比勒陀利亚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罪恶阴谋才每天都在加强其军事能力并提高其核能力。作为这项政策的结果，南非不仅是对全体非洲的严重威胁，而且正在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永久危险。

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任何法律或军事武库不管多么强大都永远无法压倒决心把自己从压迫和非正义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的抵抗。

我很高兴能够在大会中向英勇的南非人民致敬，尽管出现了沙佩维尔和索韦托

镇压，尽管有草率处决和紧急状态所强加的限制，以及种种禁令，他们正勇敢地在解放运动和工会组织的旗帜下进行斗争。

我也要在这一向前线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勇气和团结精神致敬，它们不懈地作出牺牲和努力遏止比勒陀利亚的霸权主义政策，并且打破少数政权想要束缚黑人多数的锁链。

面对着严重的局势和种族隔离政权在南部非洲犯下的恐怖罪行，国际社会和整个非洲大陆并没有袖手旁观。

非洲统一组织自创始以来，按照其《宪章》的有关条款向南部非洲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物质和道义援助。

至于联合国，它一贯忠实于作为《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基础的自由、平等和普遍兄弟情谊、和平、友好睦邻和合作的理想。它已经把消除种族隔离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并且为此目的采取了适当的步骤。

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许多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道主义组织所作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了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来自各方的日益加强的压力已迫使种族主义领导人作出小让步，这不应当使我们忽视主要的目标——完全铲除种族主义制度。

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种族隔离不能加以改良。只是必须根除种族隔离。

南非政府缺乏真正致力于进行有意义的改革的政治意愿已经越来越清楚。其证明就是紧急状态仍然生效，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许多其他组织仍然遭到禁止，纳尔逊·曼德拉仍然被关在监狱中，还有其他政治犯未经审判被关押着。因此，看来并未采取重大步骤表示新的南非政府准备开始迅速地完全铲除种族隔离。并没有做任何事来取消“集团区域法”和“居民登记法”，并且也没有做任何事来放弃班图斯坦政策和隔离教育制度。

因此，马里政府重申，它坚信必须彻底铲除种族隔离。但是，这只能通过一致的

联合措施才能做到。马里深信，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强制性的制裁是在南非实现变革最有效的方法。

国际社会必须竭尽全力鼓励旨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的这种行动。但是，正如主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也必须：

“制定一项共同战略并在南非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遵循的方向上取得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以便迅速和平地结束种族隔离。”

穆萨·特拉奥雷总统认识到种族隔离构成的危险并且坚信所有反种族隔离的力量需要进行联合斗争，他在担任非统组织主席时在其同事的同意下，竭尽全力恢复非统组织的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今年3月在哈拉雷举行会议。委员会今年8月在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穆巴拉克总统主持下再次根据一项具体计划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建设一个新南非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在这样一个南非中每个人的尊严将会得到恢复、尊重和保障。

该《宣言》由今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最高级会议通过，它为迅速、和平消除种族隔离提供了明确和现实的基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通过该《宣言》将是非常合乎人们愿望的，因为这样做将使《宣言》得到国际支持。

四十五年前，联合国的创始国确定了这样一个世界组织的基础，这个世界组织“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他们仍然清楚地记着整个国际社会曾目睹的破坏、残酷和痛苦的情景，这些情景都是种族优越概念造成的后果。本着无以比拟的团结精神，五个大陆的自由和民主力量汇集在一起，为把人类从这一愚蠢的行动中拯救出来而献身。

今天，种族隔离理论的威胁影响着非洲，但非洲希望人类还没有忘记由仇恨思想点燃的烈火能够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我们呼吁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团结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坚决斗争，以便消除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创造一个多种族的、平等的、民主的和繁荣的社会。

阿齐兹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担任专门讨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的主席。你既是本届会议的主席，又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这表明非洲在这一历史性会议上的特殊地位，并给会议带来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联合国的报告和国际新闻界的报道继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拒绝以任何政治方式解决影响南非人民的这一危机，产生这一危机的原因是，该政权坚持推行种族隔离政策。

该政权曾企图以所谓的改革计划欺骗世界舆论。它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它所受到的孤立。但是，它的这一作法行不通，它甚至不能满足南非人民的基本要求。南非人民反对1989年9月举行的假选举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假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种族隔离国会。1988年10月举行的地方理事会选举也遭到了反对。

在贝尔格莱德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南非局势的决议强调谴责了这些选举，斥责它们为无效的，并表示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

生活在种族主义政权枷锁下的南非人民要摆脱困境，其唯一出路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这一制度将承认大多数人的主权，并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论其种族或肤色如何。

继续镇压黑人、政治审判、对反对者判以和处以死刑、无审判关押、敢死队和维持治安人员的胡作非为、地凶杀、一次又一次地执行紧急状态法、各种禁令和限制、用武力迫使全部人口迁移以及对新闻界实行审查制度，所有这些都将是徒劳的。所有这些严厉的措施都不能阻止民族解放和抵抗运动进行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

上述所作所为使人们想起该种族主义政权在我们阿拉伯地区的另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国家是建立在宗教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即把土著居民从自己的家园里赶走，并建立一个可以向阿拉伯邻国进行侵略行动的基地。



西方，尤其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揭露关于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不断升级的军事与核合作的秘密和详细情况——这些情况后来都得到了官方人士的证实，不时看到这种报道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报道是10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向南非提供洲际导弹技术以及在南非建造一个用于此目的的工厂。作为报答，以色列得到了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的供应。

这一合作已存在多年，并继续增加危险性，这对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无视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因此，在国际关心的问题中，这一合作应当得到最优先考虑，并对它加以制止，目的是为了减少它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

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在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结束南非政权对它的占领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我们都受到了鼓舞。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通过联合国以及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监督，纳米比亚的选举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我们希望，巴勒斯坦将能够成为紧接着纳米比亚之后在这个大厅里取得合法席位的另一个独立国家。我们还要强烈支持合法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发出的要求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在行使自决权方面以纳米比亚为榜样。

我还要重申，伊拉克支持对南非政权实行经济制裁，以及禁止向该政权提供武器和与它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的所有国际措施和安排。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充分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为消除该种族隔离政权并使南非人民能够在民主统治下行使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对非洲国家，尤其对前线国家的支持产生于我们支持正义事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准则的原则立场。

阿拉伯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将继续。它的目的是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联合国大会在一个转折的时候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种族隔离问题。冷战正在成为过去,人类正朝着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时期前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出现,这个新世界的特点不仅是非暴力,而且有更多的越来越突出的积极因素:强调法律、道德和正义,强调联合国作为协调世界社会行动中心的带头作用。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的进程已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和全球各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不结盟运动建议召开一次讨论种族隔离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是乎非常恰当,他再次肯定了不结盟运动在振兴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建设一个积极的世界需要通过各国创造性的联合工作寻求解决办法,广泛使用协商一致,其基础是普遍的人类价值、民主和人道主义、承认各国从多种途径中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维护这些原则,结束对抗,毫不例外地符合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新思维为了东西、南北、南南等各种政治地理协调体系举行发展建设性合作提供了机会,为处理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债务、发展不足和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条件。

新思维不允许对于任何地区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解决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它的特点是政治上宽容,但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统治,无论是恐怖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种族隔离。

应当强调,正如过去在怀疑和对抗的雾云笼罩世界的时候种族隔离不能被接受一样,在国际气候改进的今天,种族压迫的这种可恶的表现也不能被容忍。我们不能与种族隔离共存,这种制度与普遍的道德价值,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与《世界人权宣言》格格不入。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洲大陆南部冲突局面的根源,不取消这一制度,南部非洲就没有全面解决的办法。不消除种族隔离,该地区的冲突就会继续。然而,这种关系也是两方面的。世界上的深刻变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的共同

命运，以及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有利变化的过程中需要有真正的稳定，这些已为南部非洲，特别是纳米比亚的冲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产生了强有力的动力。今天，在南部非洲正出现着不仅对该地区各国人民，而且对整个世界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历史性和关键性意义的事态发展。

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新思维正在那里扎根，展示出以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优越性。当今世界的政治毫无疑问地表明，每当人们考虑到现实，考虑到寻求利益平衡的意愿和愿望的时候，事情就有进展。一些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将概述这些事实。更广泛地说，我愿强调下列几点：第一，一个从道德上拒绝种族隔离，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策进行全球性谴责的气氛已经确立。第二，去年南部非洲冲突的某些问题上的僵局已经打破，纳米比亚的解决是联合国机制的效率和普遍性，及其有效利用可能性新的更明确的证明。我们肯定，一个主权、民主的纳米比亚的出现以及和平与稳定在该国的建立，将大大有助于改进南部非洲的局势，促使各国检查本国的重点和对区域安全的方针。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实现政治解决和局势正常化的条件正在出现。第三，在国际压力下，比勒陀利亚已被迫修改它在该地区的政策，最终它将不得不在会议桌旁坐下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之间的会谈是一次真正的突破，取得了签署西南非纽约协定的成果。第四，在南非统治阶层中间，有些力量已开始认识到，维持种族歧视的制度是徒劳的。这首先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领导的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民主运动和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与此同时，夸大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会犯错误。我们还不能说在南非建立了一座相互谅解的坚实桥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该国各种政治力量对目前形势有一个现实主义估计的纲要。

我们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应是完全消除种族隔离的任务。记住了这一点，就自然应当考虑在解决复杂的冲突局势方面所取得的正面经验以及人们决

心铲除种族仇恨的表现和肤色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受暴力压迫的决心日益壮大。同解决其他冲突一样，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赞成采取多种选择的途径，以及多边和双边接触。

我们深信，联合国的潜力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机会。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最近通过的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中，国际社会再次毫不含糊地要求用政治手段尽早铲除种族隔离。

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已经表明，寻求利益平衡，找到普遍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最佳途径是建设性对话，而不是对抗、舌战和——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先生的话说——无休止地讨论。我借此机会最热烈地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为本届特别会议的筹备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巴先生也是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主席，这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联合国应用其建设性、创造和平的能力，把新的政治思维和南非人民争取自由与和平的自然愿望所带来的可能性同发起有关该国未来谈判进程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方面，加巴先生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今天提出的意见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我们认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哈拉雷宣言》可以成为有成效的对话的良好基础。该宣言为尽早消除种族隔离，和平解决南非问题规定了一些指导原则。

我们也欢迎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所采取的创造性方针，以及该论坛有关非对抗性地寻求南部非洲政治解决的决定。

当然，种族隔离消除之后南非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应由南非人民自己决定。同时，我们赞成《哈拉雷宣言》所表达的意见，即这些谈判的结果应当是在南非建立一个统一、民主、不分种族的国家，有一部宪法规定人权法案，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在普遍选举权——一人一票原则的基础上的一个多党制。

在这些会谈有条件开始之前，南非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创造出有利于这种发展的政治气候。

我们认为各国在考虑这些措施应当首先包括以下各项这点上是正确的：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的其他政治犯以及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扣押的人员；取消对所有遭到禁止的组织一切禁令和限制并给予所有南非人表达他们政治观点的自由；结束紧急状态；并取消歧视性法律。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认识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在种族隔离制度继续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并且比勒陀利亚的政策仍然没有放弃其陈腐信条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够放松反对这个非正义制度的斗争，也不能缓和対南非政府实施的国际压力，其中包括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制裁。

考虑到在解决南部非洲的一系列困难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现有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南非民主力量，民族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我们应当考虑如何使这些努力成为一种具有共性的东西并加深我们对促进一个非种族隔离南非出现的进程中所需优先考虑的事项的相互理解。目前的这次特别会议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这样一种方法的绝无仅有的机会。

安全理事会及其常任理事国——包括苏联和美国——能够在促进解决这一冲突局势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这一目的，应当以一种共同的目标来统一我们所有的努力：促进实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

南部非洲同世界上其他动荡不安的地区一样，只有一条道路才能导致更加美好的未来：通过互相谅解从对峙转向合作的道路。只有这样一条道路才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安全、稳定和积极的世界，正象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正义和尊重人的尊严将会变成一种伟大和净化了的法律。

尼塔·巴罗夫人（巴巴多斯）（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召开这次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主席先生，当我们看到你再次主持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们的十分高兴的心情。这次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特别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审查在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政策和

会员国目前为确保消除种族隔离所采用的各项措施和审议为确保迅速并最终结束种族隔离目前所需采用的某些战略。

当前世界上充满了高谈阔论改革的气氛，但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的时候明确重申巴巴多斯政府的立场：对种族隔离是不能进行改革的，只有将它彻底铲除。几乎每一个发言人都谈到了这点。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图图主教最近的一次讲话，他把种族隔离和魔鬼弗兰肯斯坦相比：“对弗兰肯斯坦魔鬼是不能进行改革的我们只能毁灭它”。

简而言之，种族隔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制度。其惨无人道的暴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它只是凭借着残暴的力量和造成千百万南非人民的不幸和痛苦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好象这种行径使人感到厌恶的程度还不够，种族隔离对其在南部非洲的前线邻国所进行的颠覆使实际受到这一令人厌恶的危害人类罪行影响的世界人口的数量又增加了许多倍。今天早上一个非常出色的发言人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在南部非洲的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我本人有幸成为这小组的一员——曾作出了几项结论，其中的两项结论是在1986年作出的，我刚好想起了这两项结论，它们为分析种族隔离今天在南部非洲的现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基础。这个小组指出：

“我们已审查了该政府的‘改革方案’并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在南非政府方面，并没有铲除种族隔离的真正意图”。

其二，这个小组指出：

“目前并不存在导致建立一个非种族和有代表性政府的对话进程的前景”。

该小组的结论是以种族主义政权的种种反应以及它对英联邦和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反复呼吁南非当局采取下述行动所作出的反响为依据的，要求南非当局采取的行动包括：第一，宣布它将铲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为实现这一意图它要采取的具体

和富有意义的行动；第二，终止现行的紧急状态；第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被囚禁和关押的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第四，确立政治自由并具体取消对非洲国民大会以及其他政治党派目前实行的禁令；第五，在停止对所有各方采取暴力行为的条件下，与肤色、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派力量开始对话进程，以便建立一个非种族和代议制的政府。

今天，当我们即将告别八十年代的这个十年并怀着一种捉摸不定的心态步入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说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还是客观公正的。南非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装点门面的做法以竭力粉饰种族隔离的面貌；粉墨登场的德克拉克先生也以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面孔出现；它们使用的词藻也已变得温和；人们已经依稀看到一线微弱的希望。但我们是否象英联邦政府首脑要求的那样已经拥有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明确和不可逆转改革的证据了吗？我们是否已经亲眼目睹了国际社会所要求的“采取具体和富有意义的行动以实现这一意图”等等？

巴巴多斯还未相信这一点，但我们却注意到，今年9月在南非举行的选举，绝大多数阿扎尼亚人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某些政治犯已得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绝大多数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南非的监狱中。人们不时地指出这些事实。巴巴多斯以关注的心情注意到，即使在南非已经允许举行一些和平示威和集会活动，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仍然在受到禁止的政治组织之列。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仍然充满了有充分证据的有关国内对反种族隔离组织采取压迫手段不断升级的事例；报告中详细叙述了继续关押反对种族隔离人士的材料；报告还提供了有关南非当局仅仅根据种族而继续排斥南非多数人参与管理国家的证据；同时还证明了南非当局还在继续执行并延续紧急状态。

巴巴多斯对于各种报道感到震惊，他们报道了许多警察暗杀队，以及各种逮捕、拘留、酷刑、释放化学毒品事件、对反种族隔离政治积极分子的扰乱和对支持反种族隔离政治积极分子机构的破坏。总之，巴巴多斯仍然看到种族隔离的立法支柱未受破坏和干扰，仍然发现那些基本原则仍未改变。巴巴多斯期待出现明显的、不可逆转的变革的迹象，但却毫无结果。

但是，我们并未被吓倒，因为我们深信明显而且不可逆转的变革将要到来这个真理。最近在纳米比亚发生的事件表明，这不仅可能，而且也是必然的。确实，作为负责监督纳米比亚选举的一个小组的成员，我对于那八个人的勇气、献身精神以及自豪不得不深受感动；他们有一个梦想，永远也不让它消失，对于他们来说，当他们去为自己选择自己的政府时，他们的梦想最后已得到实现。南非的英勇人民的情况也必将如此。

在南非，我们至今所目睹的积极的事态发展、让步与改革是对国内压力和外来制裁的直接反应。南非人民已向我们保证，他们将继续并加强国内压力。为了他们以及后代，我们应该向他们保证我们将为他们作出持续的国际努力。

因此，巴巴多斯对某些越来越多的证据感到震惊，这些证据表明在国际财政与经济制裁一开始发生作用并给南非经济造成实际压力时，似乎某些人就作出新的努力，以减轻这种压力。南非与某些国家的对外贸易数额在1988年的头6个月里比1987年的头6个月分别增加110%、98%、54%、50%、47%、46%、39%、38%、和35%，总的增加数额为34%，这简直是丑闻。

所有这些都是对消除对种族隔离的一致国际行动的要求作出的反应。最近推迟比勒陀利亚的还债时间再一次同时表明制裁给南非经济造成的危机的程度，以及某些国家希望给南非提供使它能够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喘息机会。

过去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对南非的制裁已经发生作用，并继续发生作用。我们所需要作的也很明确。现在不是减轻制裁的时候，而是要求加强一致措施，



以便加快南非的变革进程。现在不是停顿下来的时候，而是应该继续前进，巩固并抓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机会。在南非，制裁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办法是不可分割的。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帮助实现这一点的机会。

佩雷拉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联合国一直都在处理种族隔离问题及其对待南非黑人多数人的不公正、压迫及剥夺人权的行。

1988年9月在尼科西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外长会议要求于1989年召开大会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这一倡议的结果。

种族隔离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残余。虽然我们目睹了上述两种罪恶逐渐得到终止，南非政府仍然坚持那一令人憎恶的政策，无视联合国的许多决议，不听取国际社会的要求。违背所有文明准则与价值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存在是违反良知及人的尊严的罪行。\*

我们年复一年的遇到并谴责当今时代存在的这一野蛮与原始的政治制度。但是几乎是普遍的谴责并未减轻数百万南非人的困境，他们作为属于外来的白人多数人的奴隶生活在——不，生存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

在30年代末期，整个文明世界都拿起武器，打败了一个暴君，从而摧毁了优等种族的神话。但是在80年代末期，一些国家仍然对于采取对南非实行制裁这个简单的步骤犹豫不决，他们的理由是这将危害非洲本地人。我们应该考察一下这番话及其诚意。

1987年根据《南非问题奥卡纳加声明与行动纲领》在温哥华成立了英联邦南非问题外长委员会，除其他以外，其目的是为加强对南非的经济制裁提供高级指导。在加拿大担任主席时，该委员会于1988年2月在卢萨卡责成英联邦秘书长负责对制裁的执行与机制进行独立审查。

\* 卡德拉特先生（伊拉克），副主席，主持会议。

该委员会起草的、由企鵝丛书出版社出版的制裁报告就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报告中所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关于某些反对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国家提出的理由，即那将危害黑人。他们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在某些不受制裁的领域中，例如在金矿方面，工作人员已减少四万人，原因是有必要减降生产成本，维持利润。在国家政策鼓励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在70年代失去了100多万个工作机会，在80年代上半期又失去了17万个工作机会。

1988年8月在多伦多召开的英联邦关于南非问题的外交部长委员会承认，比勒陀利亚由于对制裁的害怕，正在掀起一场有巨大的财政资源支持的协调一致的运动，以使西方国家相信南非黑人反对制裁。该委员会认识到，这本身就是比勒陀利亚对制裁的有效性的承认。委员会的审议还证实了委员会的这个观点，即南非黑人继续将制裁视作是国际社会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以谋求和平变革的最必要的形式。

关于制裁的报告以及专家研究组已经清楚地表明北欧国家、美国、其他国家以及除了英国外的英联邦国家所采取的制裁已经取得了某些影响，但是还不够。南非现任政府最近把供白人使用的海滩向黑人开放，这种姿态被那些反对采取制裁的人用来说明比勒陀利亚对黑人大多数的态度已经缓和。面对着秘密的国家暗杀队、大规模的逮捕和未经审判的拘留，向黑人开放白人使用的海滩是很难被视作朝着废除种族隔离迈出的一步的。

多年来，南非的局势一直在恶化，大规模的逮捕以及未经审判的拘留仍在进行。无辜的人民由于反对这一不人道的制度而遭到杀害，这种不人道的制度正在得到加强，使白人少数能够享受高的生活水平。这种局势的讽刺意义在于这个国家的大量财富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由黑人劳动力所生产的，而这些黑人却没有从这种财富的积累得到什么好处。

另外，为了保护和维护其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继续向前线国家和其他独立的邻

国发动侵略。我们坚决地谴责这些旨在破坏本地区的稳定和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和军事上削弱这些国家，并造成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的侵略行为。

种族隔离的野蛮及其它对南非人口的大多数所造成的影响，对本地区生命和财产的破坏，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地区稳定所造成的不断增长的威胁，要求我们召开这次特别大会。今天我们有机会为谋求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奠定基础，以使世界摆脱这个万恶的政府制度。

在这个方面，我们支持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宣言》。

此外，大会在本届会议上于1989年11月22日以协商一致通过了第44/27 B号决议。在这一决议中，大会提出了有关的要求，如果南非执行这些要求的话，将能够为真正的谈判建立必要的环境。

今天南非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向这些得到普遍称赞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并显示出它在创造必要的谈判条件以推动国际上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方面所具有的决心。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埃及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

巴达韦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国际社会一直是一致反对种族隔离。它把种族隔离这种试图把种族分离披上合法的外衣的政策列为必须抵制的危害人类罪，以及一种必须根除的对人类的侮辱。

南非的历届政府一直被一种想要独揽大权和囊括国家的所有财富的自私愿望所驱使，制订了种族主义的政策，想要剥夺大多数人的尊严的权利，以及被视作平等的权利和参加决策制订过程的权利。这些政府竞相发明各种深化和巩固同一社会各个阶层成员之间的分隔的手段。结果造成了法律和法令的重叠如山。每一项法律或法令都剥夺了被蹂躏的大多数人的又一个自然权利。

由于他们的狂妄和顽固不化，这些政府对国际社会提出的警告之声充耳不闻。国际社会在努力避免那些政策以及避免这些政策给南非、整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的破坏性的影响。

被压迫的大多数反对这个不公正的局势是很合乎逻辑和自然的。在努力争取国家的变革过程中，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大多数在徒劳的和平抵抗以及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没有发生作用后转向暴力手段也是很自然的。通过选择这种做法，黑人大多数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即使统治的少数人坚持对合理的呼声和智慧的建议充耳不闻，对大多数人提出的改革和变革的合法要求拒绝作出积极的响应，黑人大多数也决不绝望。

南非的流血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深深地陷入一个不断升级的恶性暴力循环。军队和保安力量变得越野蛮和残酷，人民爱国组织就越发显示了它们不惜任何牺牲的意志。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对付任何形式的迫害和镇压，在巨大的敌我悬殊面前毫不畏惧。的确，这些组织给人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最为杰出的例子，说明人类对正义事业的追求和信念。

面对着少数统治所采取的残酷和暴力镇压措施，爱国的群众组织为了能够继续进行他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在邻国寻求庇护。正象国际社会已经预见到的那样，向邻国伸出的侵略之手使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共同谴责种族隔离，并支持那些为消除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们。

正是在这个时候，南非的种族冲突有了一个新的、更具有爆炸性的性质：它的后果已经扩散到这个国家的边境之外，扩展到整个南部非洲，并使这一地区陷入破坏和苦难。比勒陀利亚的历届政府为了捍卫和巩固种族隔离，已经不甘心于仅向其邻国推行侵略的政策和策略，而是在整个地区煽起内战之火。他们竭力向交战中的一些方面提供物质和军事支援。因此，破坏其邻国的稳定已经成为南非区域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该区域的国家是新独立的国家，极需集中精力应付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建立自己的生产措施，并满足其人民对繁荣与更高的生活条件的愿望，然而，面对南非的侵略政策，这些国家不得不把自己微薄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用于防御任意的袭击和凶猛的进攻，因此，该地区的国家失去了为能够缩小遗留下来的发展不足的差别而进行建设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

整个地区已变成种族主义的侵略和霸权阴谋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已相信对严重局势的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实际威胁。全世界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压力和实行制裁，该政府几乎已被完全孤立。同时国际社会确实加强了非洲前线国家抵御南非政权压力的能力，希望这能够推迟该地区即将爆发的局势。

当代历史证实，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部非洲各种问题的根源。因此，我们和阿拉伯民族正确地认为，迎接这一世界上重要地区各种挑战的真正起点，就是，彻底和最终根除种族隔离现象，并恢复南非对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民的合法权利。

阿拉伯民族通过很多各种关系与非洲大陆相连，每种关系都增加了其他关系的力量，因此，阿拉伯人和非洲各国人民不可避免地要交流同情、支持和声援的感情。每个地区的各国人民都根据对其共同历史与未来的一致性的真正认识而支持和借鉴另外一个地区的重要事业。

种族隔离引起阿拉伯民族对其非洲兄弟的同情感，同时使我们想起一个类似的问题，即被占领土上阿拉伯人民的悲剧。南非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苦难具有极为明显的相似之处。

南非和巴勒斯坦两地人民的悲剧赢得国际社会对其受害者扩大以及影响各自地区的破坏性后果加深的同情。因此，联合国多次通过决议，呼吁结束两国人民可怕的人间痛苦。本组织自其第一届大会以来就一直在讨论这种痛苦。遗憾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的一致立场是消除这种悲剧的根源，然而国际环境竟然使之

继续存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合法权利所发动的起义，却遇到各种镇压与恐吓的措施，这些措施与我们的南非兄弟所遇到的措施十分相似。

南非和巴勒斯坦人民两国的悲剧涉及同样的方面，特别是过去年代的经验证明：忽视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联合国的决议导致血腥冲突的爆发和对两国人民施行暴力的升级，以及对邻国侵略行为的扩大。

南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所面临的恐怖主义行为充分证明，那些不顾国际社会的意志并且不尊重公正与正义原则的国家在采取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南非以前的各届政府使自己——正如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错误地认为它们可以迫使那些要求其合法权利的人接受现状。他们还认为能够通过采取镇压措施和禁止政治集会 and 通过无视被压迫人民的呼吁 监禁其领导人来结束危机。

南非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所出现的长期和艰苦的斗争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争取自由与尊严斗争的非常辉煌的史诗。

南非人民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相同之处数不胜数。这反映了两国政府如何相似甚至观点相同。这也说明了它们之间违反安全理事会强制性决议的密切合作。

国际上的各种压力和对南非实行的各种制裁导致了可能是南非的某种良心发现以及我们最近看到的令人鼓舞的气象，这些气象表现为该国新的领导层实行改革与变革的明显愿望。新的领导人正试图打破古老的中世纪教条思想的残余，这种思想有害于那些信奉这种思想的人的利益，并且几乎破坏了其生存的机会。

很多国家欢迎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认为它表明比勒陀利亚愿意永远放弃其种族政策。然而，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地欢迎这些改革。尽管我们欢迎释放一些爱国领导人以及甚至在紧急状态下允许举行政治集会的情况，然而几十年对付南非所得到的经验使我们对该国的诚意缺少信心，这使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保持小心谨慎。

这些积极的变化和改革给我们南非英勇的兄弟带来一丝希望，希望不久将解决危机，而他们则向恢复权利更迈进了一步。但是，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应通过让人们对其行动建立信任与信心的认真工作而证实他的表现出来真诚和善意。

从纳米比亚继续取得的成功来看，我们认为只要有诚意，目前的国际变革对实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非常有利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应抓住并利用这一机会，以实现和平与公正的解决，保证各方的权利。

因此，我们呼吁比勒陀利亚能够表现出勇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建立一个有利于所有各方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富有建设意义的对话的气氛。今年8月的《哈拉雷宣言》就包括了可以实现这一预期目标的因素。这种对话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南非冲突的唯一途径。所有南非人民都渴望和平与安全。经验表明，即使这一社会的某些阶层享有这一和平与安全是不可能的。

和平与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要想获得和平与安全，就必须使整个社会都参与到决策与建设未来这一进程之中，舍此没有其他途径。

我们希望本届特别会议的工作能够加强并支持本大陆南半部各国人民的斗争，使他们能够更接近于实现他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各种权利，并希望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能够重新享有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所有根本因素。

格扎尔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本届特别会议主要讨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急剧出现有利于各国人民和个人的民主与自由的各种事件。因此，埃及大使代表阿拉伯各国所作的发言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支持这一发言。同时，阿拉伯集团也十分重视大会将在本届特别会议期间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制定的原则和采取的措施，所有这些将会在我们的非洲大陆上消除种族隔离，使得为了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进行斗争的黑人多数能够在—一个尊重所有人的正义、人权和安全的真正的民主社会中生活。种族隔离依然是对抗与灾难的源泉，同时也对邻国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了不断的威胁。



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我国对最近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缓和气氛感到鼓舞。这使得我们能够抱以乐观的态度，并希望紧张局势将会减弱，武装冲突将会得到消除。我们看到在解决许多武装冲突方面出现了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国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的迹象。但不幸的是，这一缓和气氛尚未影响到当今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种族隔离这一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所实行的体系。

国际社会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大会于1988年12月5日通过了第43/50 G号决议，宣布将就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举行特别会议。这一倡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日益恶化的南部非洲局势越来越感到关注。

秘书长在其1989年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呼吁南非政府：

“对根除种族隔离的明确要求作出积极可信的反应。它现在有机会勇敢地开辟一条新路，消除人们对其意图的一切担忧，永远结束这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少数人统治必然带来的压迫和暴力行为”。(A/44/1，中文第8页)

最近我们听说比勒陀利亚政权有意减轻压在黑人多数头上的不公正的负担。但这种改革还远远不够大刀阔斧，不够彻底。相反，这些改革似乎更象是一种策略，意在躲避南非黑人的坚决斗争以及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及其丑恶行为的国际运动所带来的压力。

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继续违反所有国际法律文件和道德。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东西足以证明这一制度已经踏上了一条真正的新的道路。相反，紧急状态已经第四次被延长一年，同时种族隔离警察和武装的平民集团仍然继续采取镇压行动。

一些自由战士和政治犯得到了释放，但与此同时，南非人民斗争的象征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仍然被监禁。还有一些自由战士不经审判就被投入监狱，有的竟被杀害。改革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南非人民的合法意愿作出反应。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真正意图表示怀疑。自从1989年9月以来镇压与酷刑进一步加剧。新闻媒介遭到压制，以封锁、破坏和损害人权的行。在这种气氛之中，谈判根本无法成功。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文件A/44/22中向大会提交了报告。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谴责了南非的局势，这一局势每况愈下，其原因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实行的暴政和种族隔离政策。

它证明新的政治领导层正面临国内和国际上前所未有的反对。该报告还表明，尽管纳米比亚最近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有所发展，尽管正式表明和宣布了立场，新的领导层继续野蛮的压制对其政策的任何和平反抗。报告得出结论，对南非实施的制裁反映了国际上对该政权的反对，因此制裁即使是在没有全面国际协调的情况下仍然是保证消除种族隔离的唯一适当有效办法。

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请大家注意，要使制裁充分有效，它们必须具有约束力、国际化和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南非黑人多数的领导人和前线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继续实行制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结束其种族主义政策。

在要求强制性国际制裁时，我们应该声讨并谴责有些国家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进行的恶毒而危险的勾结。我具体的是指与南非政权的军事与核勾结，这些在特别委员会报告中作为及其关注的原因详加处理的问题。事实上，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日益加剧的军事和核勾结一直是危险的根源，令人震惊。报告就此问题指出：

“在1970年代，以色列是南非的主要武器和弹药供应国，但在本十年期间，两国关系已转变为伙伴和共同生产军备。以色列向南非提供其日益庞大的军备工业所需的军事技术。”（A/44/22，第2部分，第3段）

报告继续说：

“以色列同南非的军事领域勾结最令人不安的部分是据报关于适用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展和准备……应该注意的是，中程导弹通常载有一颗原子弹头，而南非已承认拥有核武器能力。”（同上，第4段）

特别委员会要求大会敦促以色列立即结束与南非的勾结，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勾结。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国际社会准确无误地表示决心通过采取勇敢果断的措施结束违反整个人类和文化价值的丑恶制度。非洲统一组织（非统）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通过的宣言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合适的框架。在要求在南非建立真正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社会的同时，它还强调建立有利于谈判的气氛所需的阶段。此外，宣言由于其看问题透彻和建议的合理性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不结盟运动证实了今年9月份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9次会议上的观点，许多其它国家支持这一观点。突尼斯本身必须为独立而斗争，因此它一贯支持与霸权、占领和种族歧视势力作斗争的国家。它决心表示信仰人民与个人过自由、公正和尊严生活的权利。突尼斯借此机会重申其对南非人民获得解放与民主斗争的声援。尽管有人施诡计，也有人表示怀疑，但是纳米比亚的兄弟人民通过最近表示他们政治觉悟的选举正在逐渐获得独立，对此我们表示高兴，但是，我们对违背南非人民的利益而推行的政策感到愤慨，南非人民目前在他们为建立以公正、民主和尊重人的权利以及尊严为基础的社会而进行的合作斗争中面对各项形式的镇压与压迫。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先生在今年6月份给南非自由战士的支持与声援信中说，突尼斯支持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认为南非政权的政策是对整个黑人多数的不断公然威胁，因为他们现在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民权。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此，他要求本组织所有会员国联合努力结束人压迫人的霸权，不管它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

为此，突尼斯民主制宪集团于12月11日为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一周年在“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口号下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

会上，突尼斯要求进一步作出国际努力以结束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以使南非人民能够行使民主和自由的合法权利。

最后，我希望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对消除种族隔离事业所作出的有价值的努力和重要服务。我代表我国衷心地祝贺大会第16届特别会议主席。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他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在揭露恶毒的种族隔离和不断使国际舆论认识到这一制度应由我们大家都热爱的能保证尊重自由、民主和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制度来代替中所起的杰出作用。

莫滕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丹麦欢迎召开这届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届会议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估计形式和对目前问题作出明确统一的表示的重要机会。

团结一致是决定性的。是有通过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集体行动联合国才能希望有效地朝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影响南非政府。这一方向很明确：必须立即消除种族隔离。不能改良种族隔离，绝不能允许其破坏性影响恶化。\*

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对国际社会和每个个人的侮辱。它通过残暴统治剥夺大多数南非人享受最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它的经济与军事统治远远超出了南非自己的边界，造成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破坏。

种族隔离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如秘书长今天上午讲到的，几乎从联合国成立伊始，种族隔离问题就困扰着大会。1946年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是一次独特的机会，联合国可以在本届会议上重申其关于立即和全面消除种族隔离的一贯要求，并促使南非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本届特别会议是在过去一年来南部非洲出现一系列重大事态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些事态发展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理由希望暴力、颠覆和侵略或许可以缓

\* 副主席，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主持会议。

慢地转变为和平解决该区域冲突。就在四个星期之前，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纳米比亚圆满结束了第一次的自由和公正选举，从而为在遭受几十年南非非法占领后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铺平了道路。

丹麦祝贺纳米比亚人民顺利行使其民族权利。我们对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坚定努力并对他的特别代表马尔蒂·安蒂萨利及其在纳米比亚的富于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表示赞赏。我们希望，纳米比亚将会很快加入独立国家的行列。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出现了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这一和解进程将迅速导致和平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地区的变革之风并没有真正触及南非。那里的局势仍然是暗淡和严峻的。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对政治反对派的审讯和处决仍在继续，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反种族隔离组织仍然遭到取缔。新闻界遭到严格审查，纳尔逊·曼德拉以及许多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禁者仍然不能获得自由。总而言之，南非当局正在继续进行高压统治。

尽管实行了紧急状态，但过去四年来，政府并不能压制或粉碎南非大多数人的合理愿望。事实上，今天反种族隔离运动再次兴起。

同样在青年人、白人和中产阶级某些部分中生根的违抗运动，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各项种族隔离法律失效，而且在于恢复政治运动的势头，促使所有反种族隔离力量携起手来，实现建立一个全体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统一的、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的目标。

最近几个月来，南非成立了新政府，使人们希望或许终于可以制定新的方针。释放包括沃尔特·西苏鲁在内的8名政治犯、举行政治集会不曾受到政府的干扰以及决定撤销某些不很重要的种族隔离法，都是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态发展。

虽然新的南非政府或许表明了它承认需要进行改革，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迹象表明它准备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的根本基础，即臭名昭著的《种族

区域法》、种族隔离教育制度和《居民登记法》仍然完整无损。因此，当局最近的举动是否意味着真正决心进行变革和对话或只是一些旨在缓和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仍然有待观察。为显示真正变革的意图，南非政府必须同人口大多数的真正代表进行对话。对话进而要求相互接受非暴力为变革的唯一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哈拉雷宣言》中体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立场包含了一些有助于创造谈判气氛的重要因素。因此，强调需要实现谈判解决并呼吁在相互停止暴力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使我们很受鼓舞。然而，使谈判的政治解决成为可行的选择，其主要责任首先应由南非政府来承担。

只要继续实行紧急状态，囚禁或拘留黑人领导人并禁止反种族隔离组织，对话和民族和解就不可能实现。

为创造必要的谈判气氛，我们再次促请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取消对遭到取缔和限制的组织和个人所有禁令和限制，从黑人城镇撤离所有部队，取消紧急状态，撤销限制合法政治活动的有关法律，停止一切政治审讯和处决。没有这些步骤就不可能就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南非进行自由和有意义的谈判。

非洲统一组织的《哈拉雷宣言》声明：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明确表示已经做好准备，真诚而严肃地参与谈判，就可能出现一种通过谈判来结束种族隔离的局面”。（A/44/697，附件，第14段）

丹麦赞成这一看法。

我们衷心希望新的南非政府将拿出勇气，不会错过这一历史性机会。我们没有低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严重性或南非现政权中一些人的顽固态度。南非的前途掌握在南非人民的手中。但国际社会负有一项共同责任，即确保那些为实现南非和平变革而斗争的人得到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持。国际社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应当继续促进变革，否则，我们便会失去动力，而种族隔离的寿命也会得以延长。



推动南非政府实现和平变革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国际社会共同施加一致的压力。丹麦坚信，必须坚持和加强目前的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促使南非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

众所周知，丹麦在这方面承担了它的责任。1986年，我们进行了贸易抵制，并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执行了一项对南非的最为全面的一揽子经济制裁，其中也包括在新投资、石油、运输等等领域中的措施。

除了这些限制性措施外，丹麦政府早已意识到，需要向深受种族隔离之害的人提供积极支持。南非的邻国发现它们处在一种极其不安全的局势中，这既是因为它们在经济上依赖南非，也是因为南非在该一地区的颠覆政策。

为确保独立于南非经济实力的持续发展，一些年来，丹麦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和发展协调会议各国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一援助在1988年超过了一亿美元，并将继续下去。

此外，我国将在1989年向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提供大约一千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丹麦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还向欧洲共同体发展援助计划捐了款，我们与前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在该计划中起着重要作用。

种族隔离制度是人类历史最黑暗时期的遗物。种族隔离不可避免地行将结束。正义也将不可避免地取胜。在从未削减并且更有效的压力面前，南非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制度不会生存下去。必须明确告诉南非，国际社会不容忍种族隔离。我们希望，通过在此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通过一项宣言，国际社会将为此作出建设性和一致的贡献。

李鹿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愿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席。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使你成为主持本届会议的最合适的人选。

不久前，联合国大会审议了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并通过了有关决议，



表达了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和对南非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将就铲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寻求共同的认识，并进一步采取共同行动，这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注意到，非洲前线国家、不结盟运动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等都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中国代表团愿同与会国家代表一起，为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共同努力。

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南部非洲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争取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斗争出现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进展。随着联合国安理会435号决议的实施，纳米比亚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赢得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已经并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通过和平谈判等多种方式排除外来干涉、结束国内战乱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南部非洲的令人鼓舞的形势是这一地区人民、前线国家和包括其他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国际社会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一积极趋势的继续发展，不仅有益于前线国家的休养生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将对消除地区动荡的根源——南非的种族隔离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

随着南部非洲一些问题趋向解决，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变得愈加突出。人们注意到，近年来，在国际正义舆论的支持下，南非广大黑人群众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方兴未艾，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等反种族主义组织的政治斗争十分活跃，群众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各族人民间的对话接触逐渐增多，白人进步团体和人士要求加速变革的呼声更加强烈。一个南非各民族人民加强团结、共同反对种族隔离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在南非人民坚决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南非当局的内外政策作法有了某些变化。但是，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它迄未采取实质性的政策和措施。时至今日，南非当局仍在推行所谓“种族分别发展”政策，在政治上继续剥夺广大黑人的权利，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对其他种族继续进行歧视和压迫。

事实说明，导致南非乃至南部非洲地区紧张、动荡的因素并未消除。废除种族隔离、实现南部非洲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任务仍是艰巨的，还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不仅日益向纵深发展，而且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非洲前线国家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不久前，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明确提出了南非解放组织和前线国家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原则主张。

不结盟外长会议和第九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深入研究了加强对南非人民斗争支持的问题，表达了尽早消除种族隔离的强烈愿望。

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宣言草案，该宣言草案根据目前形势全面提出了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目标、条件和方式，显示了非洲国家、南非解放组织解决南非问题的诚意。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并支持以此为基础，为今后解决南非问题达成共识和采取共同行动。

南非问题的根源是南非政府坚持种族隔离政策，只有废除这种罪恶的制度，建立一个统一、民主、自由和种族平等的社会，才能真正解决南非问题。我们要求南非当局应同南非解放组织就此进行平等和认真的谈判，以全面解决南非问题。为举行这种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南非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结束紧急状态法和解除对反种族隔离组织和南非人民的所有禁令，停止对政治犯的审讯和处决，并从城镇撤走所有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南非当局所称的它打算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并非是欺人之谈。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强烈呼吁南非当局认清形势，顺应历史的潮流，采取开明的政策，立即宣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一切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法令，承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民族解放组织，并与它们进行认真的民主的对话。

我们坚决支持南非人民、解放组织和非洲前线国家旨在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各种合理的主张和建议。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南非当局施加强大的压力，并对南非人民的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充分的援助。我们深信，南非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在国际社会的密切配合和大力的支持下，一定能够赢得废除种族隔离斗争的最后胜利。

恩戈先生(喀麦隆)(以英语发言): 我们之所以参加本次辩论,是由于我们对联合国抱有信念,认为联合国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具,是正在消失的希望的唯一真正的避难所,这些希望就是普遍的良知终将战胜仅仅是为了操纵我们的恐惧和消除一个繁荣与公正世界的梦想而玩弄的政治。

多年来,大会已在种族隔离问题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于种族隔离的最佳定义、对于这一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其罪恶以及维持这一制度或根除这一制度有可能造成何种政治后果所进行的研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在这一努力中,比勒陀利亚曾有充分的机会宣扬种族隔离的好处,以便为其推行种族隔离而采取的措施辩护。

在南非拥有特殊利益,包括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南非的盟国不辞辛劳地为比勒陀利亚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严重威胁。

比勒陀利亚在做着好奇和欢乐的白日梦,而在这一制度下犯下的暴行却使人们有了更深的认识。此后,公开反对种族隔离的已不再仅仅是非洲人了。

这一点的实质至少自1945年以来就已记录在案。反映在几十年的讨论中,数以百计的在这里或其他地方通过或遭到反对的决议草案以及出版物和学术文章中,

因此,我们认为,本届特别会议不应仅仅对一份文件进行例行公事的审议。无视至今为止已走过的道路,又一次记录下我们在此期间的努力直接或间接的安抚了比勒陀利亚的主要会议,这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说不出什么新的实质性的东西,在我们所提议采取的行动中没有新颖之处,那就会出现上述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此时此刻,种族隔离问题已不仅仅是一次概念的冲突,只应当成为闲聊的话题。种族隔离制度最初是由布尔人在为争取自己的特征的斗争中设想的,当时,他们充满了对殖民国家英国的蔑视,全力以赴地压制其境内的所有非布尔人,拥有一种错误的自我保护感。但是,时间和事件已将这种种族隔离制度的性质和所产生的影响改变。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了。各国关于其国内事务作出的政策性决定会在外部造成影响，这是由技术和相互依存所决定的。

我们在本届特别会议上进行的审议和通过的决议必须从种族隔离的多学科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中心议题：人权问题、贫穷与生存问题，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对发展和人类幸福构成的障碍，世界各地人民从以合作取代对抗中受益的根本利益。

这要求对这一局势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我们不应滔滔不绝而又毫无结果地谈论种族隔离的错误，也许应当审查一下我们在消除种族隔离对《联合国宪章》中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办法构成的威胁方面的能力或无能力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必须从下列前题开始，即作为一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依然充满了活力。那些最了解这一制度的人经常表示，种族隔离不可能改革，必须加以根除。比勒陀利亚至今为止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触及这一制度。我们不应因为象征性的作法或南非声称以革新洗面采取了步骤而欣喜若狂。

尽管这样的信息和评论是存在的，但在重要的问题上，提供错误的消息和故意地提供错误的信息乃至使人们渐渐遗忘，这往往会造成对真相一无所知。我国代表团不想就这一个问题进行讽刺谩骂，浪费精力，而想谈谈与信息确实有关并具有重要性的真正的问题。

两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是种族隔离是一个人权问题。就人权问题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试图为人类在这一星球的生活保证某些最基本的标准。

作为一个国家，南非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因此签署了《宪章》。对

“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所作的重申对南非是有约束力的。第1、13、62和76各条也是如此，这些条款具体地涉及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准则。

我们的论点是，拒绝将继续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看作是公然违反了《宪章》的承诺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南非司法机

构专有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问题。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其他人避免采取充分的措施来消除该国绝大多数人经历的困境和不适的明显祸根。

是否缺乏政治意愿，还是我们自己陷于冲突的僵局或非南非人的短期利益而不能自拔？有些人自称比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生死问题的当地人更了解非洲黑人的最高利益。他们拒绝听取非洲人的观点。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受到真实的行为准则和法律规范是无法出口到一个非洲环境中去的。

国际关系中有许多法学例证可以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40年，对道德正义的追求要求对卷入危害人类罪的人进行惩罚——将近50年中和解为其领导人遭到指控的战败国恢复了名誉。

我们怎样向遭受剥夺、面对死亡、遭受迫害、和那些唯一的罪名是为南非遭受监禁的人而斗争的人进行解释？怎样对比勒陀利亚副主教所表示的明显的满意、甚至是有意识和浪漫精神寻找理由？我们希望历史学家和后代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合情合理地说，我们希望今天的受压迫者在真正解放和自由即将到来的时候对本组织的成员采取什么样的未来态度呢？

这些问题也是比勒陀利亚的朋友和间接支持者必须帮助少数统治者解答的。即使是今天的有权有势者也无法抵挡自由的浪潮。南非迟早会对改革让步。这样做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以及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更高利益。我们今天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对民族复兴未来进程具有直接的影响，民族复兴是改良或未经改良的种族隔离被消除以后的一个必要的特点。

新的南非国家将需要开明的领导人迎接严重的挑战。这一进程怎么能够由构成今天青年的这种人力资源来推动呢？今天的青年除了种族之间克意的敌对、流血和在种族界线内外进行复仇的教育下培育出来的精神之外什么都不了解。

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着手解决有关八十年代的债务负担和萧条对非洲儿童压迫性影响的严重问题的时候，种族隔离增加了这些问题。宣布国际儿童年是确保了扭转“在过去10年中蒙上极大阴影的”经济和社会气候。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詹姆士·格兰特先生指出：

“南方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社会危机。如果让这一社会危机深入下去，那么没有什么疑问的是，下一阶段将是社会危机转变成能够消除最近的政治成绩和引起世界上新的不稳定的政治问题。而世界上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基本政治进步的希望。”

在讨论儿童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我们自己的未来和尚未出生的后代的未来。因为正是今天的儿童将成为明天的领袖。领袖的成长从一出生就开始了。今天的种族隔离制度对形成南部非洲和整个人类的未来领导人作出了什么样的投入呢？

最近成立的南部非洲儿童基金会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面前着手解决紧迫和必要的物质与实际问题的努力。这一儿童基金会最近的文件说明由于经历了战争儿童表现出严重焦虑、过早衰老和压抑的症状。

这些情况对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提出了道德问题。如果当前的形势继续下去，南部非洲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越来越倾向于不顾后果的生活的世界上，在已经确立了核与化学武器能力的地区，我们这一代人不正是在为浪费性无法控制的冲突准备新的战场吗？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谈论在这种气氛下非洲妇女受压抑的困境？由于停止或消除了妇女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全面福利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发展缓慢以至停步不前。在南部非洲，妇女必须离开她们的家园，参加反对压迫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基础的残酷斗争。

我们这方面如果忽视或拒绝采取重大措施反对或遏制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很可能会使我们这一代人对造成不稳定的局势和展开南非的冲突负有责任。

另一个重要的题目关系到南非形势中良知和体制危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

历史上南部非洲对世界主要大国具有战略重要性。在本世纪中，东方和西方都关注着这一次地区的事态发展。

由于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式武器和监测体系的出现，南非



的地理战略价值可能削弱了,但只是有一点减弱。

这些和其他许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对这一次地区和平与安全前景的判断或造成误解。超级大国及北方的其他军事巨人似乎正在进行新型的和解,消除东方与西方的壁垒,十分关注扩大贸易与经济可能性的机会。在这一进程中非洲很可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从根本上说,决不能忘记两件事情。首先是整个非洲大陆经济的日益衰退。不公正的国际贸易对外汇收入、并因此对偿还债务的能力造成了不利影响,该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很可能会随着二十一世纪而到来。

非洲过去为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提供了营养,现在欧洲可能太忙于考虑其内部的优先事项而顾不上非洲大陆。

对工业化世界的决策人和制定战略者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这一现实,即除非在经济和社会部门有所发展,我们许多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现实地设想任何持续的和平与安全。第二个想法有关南非即将成为一个核国家。我们不需要重申有关其对该次区域和世界影响的不断警告。非洲各国政府由于对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一贯反对扩散。象比勒陀利亚这样一个敌意的对手掌握这种能力会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将对欧洲统一或结合排除在外的国家可能会很容易找到盟国。

南非拥有化学武器。我们必须消除种族隔离并随之消除化学武器和其他形式武器扩散的动机。

结束发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回顾这些想法的目的是表示出我们当代种族隔离问题的多学科的意义。

如果国际合作能够减轻非洲人民的怨恨,在南非国家各派别之间建立信任,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看到非洲对实现下一个千年中我们集体的理想时发挥有成效的建设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种合作或这种合作还具有对付恶作剧和主观性的保留,那么不久的将来的历史可能是由各国人民的血汗写成。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感到困陷于其过去愚蠢的诡辩，那就让我们拉他们一把。非洲人还没有固守种族仇恨。他们要求自由以及自由为参与决定命运中所带来的机会。看一下纳米比亚发生的事情。看一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的政治家风度。还要看一下兄弟的津巴布韦国家怎样解决了一个微妙的种族问题。

必须释放在监狱中受煎熬的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胞，因为只有领导人，即人民选择的真正的领导人才能够谈判和平与过渡。监狱没有能够阻挠人民对于恩克努马、甘地、尼赫鲁、肯亚塔、本·贝拉和其他人的选择。骚扰并没有能够制止非洲的阿齐科韦、奥古斯丁洛·内托斯，也没有能够阻止唤醒了13个美洲殖民地的英雄主义和法国革命。如果由于不能无限期地压制人民的意愿而变革势在必行，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说服今天的政治盲人：不要等待被人推翻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我们只能希望，南部非洲会很快成为真正的没有战争和不受压抑的地区，种族隔离仍然是一个绊脚石。

在今年对圣诞节期间，相互交换热爱和友好的信息：举世和平，人人热诚相待。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也庆祝和平的化身我主耶稣的到来。

“上帝热爱世界，他牺牲了唯一的儿子。”（《圣经，圣约翰，第3章，第16节》）

三位智者跪在一位孩童面前的那种谦卑给他们带来欢喜。比勒陀利来应该学习这一点。

在南非，儿童和母亲将在圣诞节哭泣。父亲不能唱著名的歌曲“我要回家过圣诞节，你们可以相信我”餐桌上将没有火鸡，尽管那片土地上有很多这种家禽。不会举行晚会，因为，没有值得庆贺的事情。儿童对母亲说，“生活为什么是这样？”母亲说，“我不知道”。

而我们在这里的人是知道的。我们的首都是知道的。我们必须坚决地消除种族隔离；我们必须给母亲和孩子以机会，一起唱从上帝没有设计的那种条件中解放出来的赞美圣歌。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祝贺尼日利亚的加巴先生当选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席,并祝愿他取得成功。他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不懈努力赢得了所有争取完全消除南非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的人的尊重。

我借此机会热情地向秘书长长佩雷斯·德圭利亚尔先生致以敬意,他一贯为实施《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所体现的原则而斗争。

我们期待着这届特别会议产生实际效果,并且为南部非洲被压迫的人民带来切实的好处。我们工作的成功与否应该以我们为永久地解决种族隔离所造成的问题作出的贡献来衡量。

多年来,种族隔离在南非和南非以外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如此严重,使人们有理由感到,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不是软化这种暴戾制度,而是要彻底根除。尽管新政府看来在南非采取了没有统治或压制的变革政策,但在过去几个月中,局势还没有明显的改善。

我们已经注意到,德克莱克先生自从就职以后容忍了反种族隔离集团所组织的群众游行和会议,解除了海滩的隔离,并宣布决定撤销国家安全管理制。但到目前为止,比勒陀利亚还没有推出能够导致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任何具体变革。

令人遗憾的是,暴力继续在南非引起广泛的人的痛苦。为了压制反对派的大规模镇压迫使黑人多数在地方和全国进行抗议,而这又引起进一步的镇压。

最近,针对南非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已经产生某些不很强烈但是明显的效果。10月份释放8名黑人民主义者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主动行为,如果它是朝着立即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所有其他南非政治犯和被监禁者的第一步,就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进展。南非政府拒绝承认,造成该国悲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本身就包含暴力种子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当局必须意识到,除非他们立即撤销种族隔离政策,采取必要措施,为和平过渡到一个民主和种族平等的制度创造适当的环境,否则这个不幸的国家就会继续在越来越多的暴力道路上走下去。解除已经连续第四年延期的紧急状态、解除对于政治活动的限制、并且释放所有政治犯和

被监禁者是南非政府为真正朝着能够带来多数统治的变革进程创造必要条件所必须紧急采取的一些措施。尽管南非的国内状况令人不安，但这远远不是全部状况。如果我们看不到种族隔离政策对于南非邻国造成的影响，那么这个画面就不完全。国际社会正确地谴责了种族主义政权对前线国家继续进行的侵略。由于在南非面临压迫和歧视而大批涌入的难民给邻国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南部非洲国家认为它们负有人道主义义务，同那些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下无法忍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而在它们领土内寻求庇护的南非人分享它们有限的经济资源。在评价整个局势的时候应该时刻铭记这些人民的困境。

对于南部非洲地区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南非破坏这一地区稳定的政策是非洲大陆上那一部分的各个国家面临最难以克服的经济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10月份出版的一份题为《南非破坏稳定：前线国家抵抗种族隔离的经济代价》的研究报告表明，南非破坏稳定在造成的破坏和失去的产量方面造成的损失总额在1980—1988年期间超过约600亿美元。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在这一时期内，安哥拉的国内总产值损失约为300亿美元，莫桑比克约为150亿美元，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CCC)的其他国家，即津巴布韦、马拉维、赞比亚、坦桑尼亚、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为170亿美元。研究报告还表明了本十年前九年中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地区由于战争丧失的生命达到150万之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一半人口成为难民。

最近的某些动态，包括南非政府宣布南非武装力量将不再跨越边界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采取行动，可能有助于减少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但毫无疑问，只要南非政府拒绝对其压迫黑人人口的政策作出彻底的变革，在南非就不会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由于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纳米比亚终于举行了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并且召开了立宪会议。我们深为满意地看到一个新国家的创立，它很快将自立于民族之林。我们欢迎这个良好的动向；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所说，“它标志着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历史性败退。”

必须以施加国际压力来作为对种族主义政权内部反抗的补充。我们深信，国际社会采取果断和一致的行动能够帮助铲除种族隔离。消除这一不合时宜的制度需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强大的压力，那些能够施加这种压力的国家要采取连贯和可信的政策。

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南非当局愿意听取的唯一的语言就是制裁的语言。我们深信，必须加紧实行制裁，直到南非政府同意采取步骤实行迅速和不可逆转的改革为止。

我们希望，在我们进一步的讨论中将会出现许多创造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将为政治对话辅平道路，能够说服种族隔离政权作出真诚的努力，放弃其恶劣的政策。我们相信，在本届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宣言将不仅表示声援南非被压迫的人民，而且也是对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努力作出的具体的贡献。

卢纳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特别荣幸地代表我国就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向联合国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发言，我国极其重视这个议题。

我也特别高兴地向加巴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当选为特别会议主席的祝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尼日利亚、一个以其谴责可耻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明确政策而受人尊敬的国家的杰出代表指导我们的审议。我们知道他特别致力于这场斗争，因为他有效和积极地领导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我国外长几周前在本大厅中讲到：

“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主义堡垒的崩溃以及纳米比亚迅速进入自由国家社会预示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罪行的末日。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存在。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以结束其对国际社会的叛逆。”（A/44/PV.4，中文本第38页）

我们中所有把纳米比亚人民在独立斗争中即将取得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庆祝

的人都知道，只有当南部非洲的动乱因素、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消失之后这一胜利才会产生全球影响。\*

我们现在谨欢呼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代表，特别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民主进程，该进程导致立宪大会的建立，作为实现该兄弟国家独立的第一步。我们也向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所走上的漫长和充满希望的道路中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意。

秘鲁一向支持这些努力。秘鲁的一个分遣队参加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只是我们对一个与我们有兄弟联系的地区实现和平、正义、独立和发展所作的永久承诺的最近阶段。

存在于本世纪末的国际制度应当越来越接近更加相同的道义价值观念。在这方面，对人身尊严的侵犯越来越不能容忍。因此，国际社会在这一场合聚集一堂重申在正在出现的新制度中不允许存在种族隔离，自由与平等是这个新制度的基本因素。出于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应当明确地以实现上述所期望的目标为目的。

建立一个统一、非种族、民主的南非必须仍然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全体人民不分种族、肤色、性别或信仰平等享有同样的公民地位，所有居民能够在普选与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政府和国家的管理。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对人权的不受限制的尊重以及普遍承认的基本自由应当存在，以便使所有公民能够在一个促进人民的福利与发展以及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稳定与合作的社会中享受他们的公民与政治权利。

当一个消除了种族隔离的南非在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行列中占据其应有地位的时候，我们将庆祝一个长期进程的高潮。当这一天到来时，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

\* 副主席萨拉赫先生（冈比亚）主持会议。

与前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道将庆祝他们所作的大量努力的成功。在这一天，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联合国也将成功地实现了其最崇高的目标之一。

那时我们中许多国家将正确并且自豪地回顾我们对反种族隔离斗争作出的微薄贡献。例如，秘鲁人民将会回顾他们拒绝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任何种类的联系，不管是外交、商业还是文化联系。我们代表拉丁美洲地区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我们担任了政治犯工作小组主席和在巴黎召开的有关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制裁的国际会议的主席，这些是我们作为联合国铲除种族隔离灾祸运动参加者所做工作的例子。我们的孩子们将会了解到，尽管我们贫穷，我们完全声援前线国家，积极参加向抵抗入侵、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会提供捐款。

值到达到我们的目标为止，我们不会停息。相反，我们必须不断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加紧努力。正如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8月份在哈拉雷会议上指出的那样：

“我们相信，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表示愿意真诚和认真地参加谈判，就能够为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创造可能性。这样一种最终结果将表明南非大多数人民长期以来偏向于实现政治解决。”（A/44/551，附件，第72页）

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上赞同的这项声明是联合国以及国际舞台上起积极作用的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和平改革的挑战。

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大会应当努力加快这一进程。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的《宣言》——该《宣言》已得到不结盟国家会议的通过，这一事实将鼓励我们确定最后立场——的大部分内容是专门讨论发展被认为应当是谈判进程的气候和指导方针的。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应当采取一系列较小的措施，以便为这些谈判创造适当气候，人们还清楚地看到，应当确定发展这些措施的适当程序。

国际社会应当通过由本届会议提出的行动计划来支持这些谈判。这一计划的最终目标应当是继续努力对南非政府施加有效压力，迫使它结束种族隔离政权。

现在国际社会应当在废除种族隔离这一共同事业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多年前作出的承诺，我们将继续坚持这一承诺。秘鲁在此重申坚定地致力于这一目标——它受到了的该国宪法规定的明确任务的激励，为此目的我们将不遗余力。

卡利里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法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在谴责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时所表达的观点。

我们每年都在大会会议上强烈谴责种族隔离，但这次特别会议不仅是谴责的机会。它还提供机会庄严重申种族隔离严重违反的基本原则，并为保证这些原则在南非得到执行指明道路，使种族隔离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痛苦的回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噩梦似的现实。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声音听起来也充满了希望，因为最近一些迹象表明南非政府和少数统治者至少开始对必须消除种族隔离的普遍呼声作出了反应。

我们重申的是哪些原则？当然是《宪章》中的原则，《宪章》在第一条中谈到所有人，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信仰如何，都应当得到人权和基本自由，当然还有《人权宣言》中的原则。

什么是种族隔离这一根本的罪恶制度的基础？这一基础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肤色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权得到人权的因素，《宪章》已否定了这一前提，《宣言》以及包括《国际人权法案》在内的其他文书也更详细地否定了这一前提。种族隔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这一错误前提应当得到，过去一贯得到而且必须继续得到国际社会毫不含糊的谴责。

种族隔离作为一种粗暴的伤害良知和理智的制度，带来了各种罪恶。它只能通过强制手段和暴力得到实行。因此，它制造了怀疑、暴力、恐惧和仇恨的循环，



这种循环不仅有辱它的受害者，而且也有辱它的支持者，同时它使一个正常民族或国家心目中的集体感变得不可能存在。

南非政府在实行这一制度时，当然要蓄意推行巩固种族主义的政策，以便把种族主义作为存在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的区别因素。在这一政策的各个方面中，我要提一下我们认为特别邪恶的一方面。这是一种以制度化的分别发展形式出现的家园政策，它剥夺了南非黑人在自己国家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因此，我要特别重申我们否定——我们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否定——班图斯坦的任何合法性或对它们的承认。

我们认为，在南非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不分种族的国家是可能的。但是，只有有南非所有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的真正谈判才能促成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自从德克勒克总统就职并宣布打算进行改革以来，南非政府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姿态。例如，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在某些情况下，对反对组织的游行示威和其他政治活动作出了镇压程度较轻的反应，取消了对行动自由的一些限制，允许使用设施和参加社会活动，以及宣布打算废除《公共场所隔离法》，这些都是受人欢迎的发展。但是，为了拆除种族隔离的基础，需要进行比这些姿态更深刻的改革。这种改革还应当是不可逆转的。

南非政府应当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以早日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目的的有意义的基本改革。为了开始通往这一目标的进程，可以而且应当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无疑增加了暴力和加深了分裂的紧急状态应当结束。政治派别应当得到承认，并被允许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对新闻自由和工会的所有限制应当取消。应当立即宣布不再处决政治犯。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政治犯应当得到立即释放。当我提到政治犯时，我不得不对许多被拘留者的拘留条件表示特别遗憾和关心。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条件是极其残酷的。野蛮的虐待和折磨也时有发生。此外，被拘留者中还有儿童，这一措施本身就是令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些也是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问题。

但是，执行我刚才提到的措施仅仅是与各方开始对话的前提，这一对话的目的应当是早日实现和平和井然有序地向自由、民主、统一的南非过渡。这样一个南非将由于多样性而变得丰富多彩；变得和平安宁，而不会由于暴力——多样性受到破坏的产物——而变得动荡不安；由于人民和睦相处而变得更加繁荣幸福；与邻国保持良好的、富有成效的关系；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潜在的好处确实非常巨大，值得作出努力，这种努力将是艰巨的，而且不仅政府应当作出这种努力，其目的是为了把南非建成我说的那种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国家。在这方面，爱尔兰欢迎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发表的《宣言》，我们认为这将极大地促进实现通过和平手段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并把南非建成一个统一、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国家的共同愿望。该《宣言》载有许多基本原则，新南非的建设应当以这些原则为基础。

当然，采取推动这一政权的主动行动是南非政府的义务。我国政府建议，保持对南非政府的最大国际压力——包括通过使用制裁造成的压力——仍然是旨在以和平手段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尔兰政府将在本国的资源范围内努力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南非政府表明它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态度以及对根本改革的期望。爱尔兰没有在南非进行公共投资，爱尔兰公司在南非也没有附属机构。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不受鼓励，从南非进口水果和蔬菜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作出与它们一起进行的文化、科学或体育活动安排。与南非保持接触的爱尔兰体育组织得不到用于促进体育发展的政府财政援助。南非代表队被禁止参加在爱尔兰举行的比赛。

在国际上，爱尔兰一贯支持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采取共同措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同我们的伙伴一样，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性制裁，包括禁止对南非进行新的投资，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和金币，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继续合作，加强这些措施。

长时间以来，爱尔兰一直呼吁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一系列强制性制裁。我们相信，认真选择，逐步实行的强制性制裁能加速放弃种族隔离的目标。在今年

的大会上，我们再次加入其他国家提出有关对种族隔离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的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向种族主义的无辜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和法律方面的帮助也非常重要。爱尔兰支持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和联合国教育与训练方案。我们也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帮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宝贵努力。我们参加南非发展协调会议的工作。我们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南部非洲那些遭受南非侵略，处于经济依附与贫困状况的国家，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整个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责任积极促进结束种族隔离，建设一个非种族主义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特别不公正，压迫是推行该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项因素，在国际社会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的情况下，这种制度难以持久。本届特别会议必须给南非人民一个明确和——我们希望——一致的信息，即以和平手段尽早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国际社会团结努力，保证这一目标得以实现。这样，本届特别会议就能朝着那一方向迈出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南非政府能够听取呼吁，从自我毁灭的政策上回心转意，同我们一起积极寻找真正、持久和平，逐步建设一个多少人几十年来为之斗争，牺牲和期望的真正民主的南非。这样，我们的任务也就容易完成了。

罗亚·库里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独立英雄何塞·马蒂说过：

“一个人并不因为属于某一种族而具有特别权利；当我们说“人”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所有的权利……任何把人分开，使人特别或与众不同的做法都是反对人类的罪孽……人不仅仅是白人，混血人或黑人”。

在马蒂为古巴独立战斗牺牲于多斯里奥斯将近100年之后，我们来到大会表达我们坚决声援英雄的南非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斗争，因为我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当我们说“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人的各种权利。

几天前，在12月7日我们纪念在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我国民族英雄——如安东尼奥·马塞奥·格拉哈尔斯将军和他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潘切托·戈

麦斯·托罗，我们在自己可爱的国土上为今天的英雄们——的那一天，为捍卫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国际主义自由战士和平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们同上世纪光荣的英雄们一样，对每个人都是反对压迫、种族主义和剥削的象征，永远照亮着通往自由和全部人类尊严的道路。

由非洲杰出的儿子约瑟夫·加巴将军主持我们对南非事业将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讨论，这不仅仅是一个可喜的巧合：这是一个希望的迹象。

人类进步力量反对种族主义南非罪恶的斗争已在许多不同领域，以各种不同方式展开。这是一场反对该政权所犯下的广泛的罪行的斗争，它们在我们现在大会讨论的针对该政权的大量指责之外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这种努力并非徒劳。几十年被剥夺自己根本权利的纳米比亚人民现在将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确定的计划来加入独立国家的行列。如果没有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的不断斗争，如果南非未在奎图夸纳瓦来遭受军事失败，迫使该种族主义政权撤出安哥拉领土，尊重直到那时似乎注定废止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感谢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领导下执行该计划。

另一方面，南非黑人在国际社会声援鼓舞下坚持斗争，在种族主义南非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南非现领导被迫提出改革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它们依然拒绝改变该制度的实质，似乎用另一种掩饰就能平息人们的愤怒，掩盖这种针对被压迫黑人多数的反人类罪行。

古巴坚信，如果要有一种真正的国际缓和气氛，它就必须给所有人带来平等福利。因此，它必须给长期存在的冲突带来解决办法，这些冲突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正在恶化，因为它们的根源没有消除，这些根源就是统治，外部干涉和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阴谋，这些阴谋使得国家间和平和建设性关系无法存在，阻挠了国际社会解决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今天所面临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努力。

南非今天的局势同昨天一样，仍然是十分恐怖的：城镇和乡村仍然悬挂着禁止“非白人”入内的布告；班图斯坦和班图斯坦化政策仍然有效；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的法律也仍然有效；纳尔逊·曼德拉象成百上千的政治犯和被扣押的人士一样，还被关押在这个政权的牢房中，身体变的日趋衰弱，这些囚犯中的有些人甚至至今没有经过任何审判。

尽管不结盟国家和联合国要求在一个单一国家所有公民直接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将代表南非所有人民的议会，但今年9月比勒陀利亚政权举行的选举仍然排斥了人民的大多数。

在11月29日，种族主义的警察对二千名工人为声援运输和制酒业工人而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采取了暴力和武装行动，这一行动使几人严重受伤并把几十人扣押在约翰内斯堡的拘留中心。

仅仅几天以前，一名前黑人警察因1986年犯有参与被指控为“暗杀队”的罪行而被判除死刑，这个暗杀队的组织者是对最近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四名战士的失踪和暗杀以及可能对许多其他迫害反对种族隔离爱国人士的罪行负责的警察当局。

除了这些暴行以外，比勒陀利亚坚持其傲慢的立场并全然不顾国际上的要求。对已被禁止并且其权利受到限制的组织和人士的种种限制和禁令仍然存在。军队和警察还没有从郊区的人口居住区撤退，也没有停止紧急状态，与此同时也没有取消限制政治活动的法律，其中包括国内安全法，而这一点乃是建立已多数反对派进行重要谈判的适宜气氛的必要条件。

某些西方国家仍然反对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它们运用了事似而非的虚伪论点，说这些措施“将是事与愿违的”并且会因此而给黑人造成麻烦而不是对他们有利；但津巴布韦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本组织今天所应记取的教训。

种族主义的南非还从国际银行那里得到了支助，这些银行已经同意就数额为80

亿美元的比勒陀利亚外债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进行重新协商，这笔列入了《第二项临时协定》之中的外债归还期限为1987年7月至1990年6月，现在这个期限已经延续到1993年的12月31日，尽管反对种族隔离运动要求重新拟订延期支付这笔债务的期限最多为一年，以便补给这个政权以过长的期限。

这项新的协定将能够使种族主义者在今后两年里重新确立其还债“高峰”，在这之后，这个政权的应付款项就会大大减少。

美国、以色列、智利皮诺切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西方国家继续鼓励对南非政权实行妥协。

在11月22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以前，大会审议了11项有关种族隔离各个方面的决议草案，就这些决议草案进行了15次表决。在所有这些表决中，我刚才所提及的那些国家采取一系列行动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的利益，与绝大多数国家对抗，而这些国家则主张采取适当的行动从法律上加强对比勒陀利亚的压力。

我们怎么会相信南非领导人及其同盟的这种动人的歌声呢？在甚至没有确定能够使真正和有效的谈判得以进行的适宜的气氛和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可以保证他们将真的准备铲除种族隔离呢？人们无需充当了解这一答案的先知者。我通过举例所提及的这些事实乃是不容否定的证据，这就是种族隔离不仅没有准备隐退，而且正在同他的西方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充分的支持。

今天的国际政治局势——至少在东西方关于中，对话正在压倒对峙——应当有助于解决南非问题。国际社会通过这个大会并在其全体会员国的支持下所施加的压力可能有助于动摇比勒陀利亚领导人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实还不能让我们说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在支持南非非白人多数权力方面的义务，这种权利还包括这些人的和平权利以及南部非洲人民的发展权利，这些人民目前仍然遭受种族隔离的压迫，因此种族隔离的存在仍然对其周围国家的安全以及整个非洲的和平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在南非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个政权表示它要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对这



个政府的制度进行某种深刻的改革。

这个政权宣称它将朝着民主的立场“前进”，但是它仍然是逆历史车轮而动的，并且种族主义仍然是它的本质所在。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统治阶级毫不妥协的立场使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比勒陀利亚立即作出反应对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并同意创造一种在对南非爱国人士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有助于进行谈判的气氛，以便建立一个团结、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南非并恢复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要么国际社会则必须对南非政权实施根据《宪章》的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和强制性措施，其中特别是在石油供应和输送方面的强制性禁运以及对那些其公司违反这一禁运的国家实行制裁。在这方面，古巴充分支持《哈拉雷宣言》。这项宣言再次指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恶”，并且我们谴责产生这种制度的根源以及与这种制度进行的任何合作。因此我们呼吁那些迄今为止还未采取这种行动的会员国不与比勒陀利亚在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任何合作。

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更为迅速地取得南非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南非政权生存的每一分钟都是对所有人类尊严的侮辱，对此本组织是绝不能宽容的。

那么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吧。让我们拆除种族隔离的大墙吧。正象联合国的缔造者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们帮助确保公理和法律能够取得胜利。自由的钟声也会更早而不是更迟在南非的大地上敲响。

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想在开始发言的时候对尼日利亚的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他当选有关种族隔离的大会特别会议的主席。他的国家在反对种族隔离这场斗争中的前线地位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一事业的献身精神是人所共知的。他能够成为这种讨论种族隔离的特别会议的中心，确实是适当的。

因此请允许我向他保证，在他为使本次会议取得应有成功的所有努力中，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合作。



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真正有利的时刻，不得不召开讨论整个种族隔离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个事实不仅表明这个对人类最美好价值的侮辱仍然存在，而且也表明它甚至能够在严酷的气氛中生存。对于那些没有种族偏见的人来说，已经出现凶事的预兆，这个预兆指出必须消除种族隔离。它还指出根据种族界线划分南非人民的各种限制性法必须消除，南非共和国的巴尔干化必须终止，种族隔离大厦的所有结构性支柱必须消灭。它也指出必须出现一个民主的、多种族的南非。确实，这种预兆十分明显，甚至是那些占统治地位政党中的“无种族歧视的”南非白人也不得不适当注意到这一点，发表自己对于改革南非这个问题的意见。

在我们继续注视南部非洲局势时，我们对于必定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以及南非目前强迫出现的变革之风感到鼓舞。正如1989年8月21日的《哈拉雷宣言》充分阐述的那样，南非本身的情况和有希望的国际政治气氛清楚表明在南非进行可能导致铲除种族隔离的谈判的机会已成熟。

事实上，正如今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有关跨国公司活动的意见听证会的知名人士小组总结指出的那样，南非——或者更确切地说，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感到与制裁带来的痛苦。很显然，它已屈服于这种压力，尽管程度不大。因此我们认为德克勒克先生及其政治追随者最近对于种族隔离发表的意见是在勉强承认种族隔离在当前的气氛中不能维持。因此，对于有些人通过为使南非有计划地逃脱国际社会对它实行的制裁创造理想条件，继续与这个应受谴责的政权进行合作，我们感到疑惑不解。因此，我们对于某些国际银行拒绝给它们与南非政权的任何交易附加政治条件感到不安，就是这些金融实体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将上述措施作为对许多非洲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和恐吓的武器。

正如各会员国所熟知的那样，那些不愿对南非采取上述措施的人使用的理由是这些措施将给黑人多数造成灾难性影响。这些理由只有不应有的傲慢和蔑视，他们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南非多数人的实际感情。南非多数人在冷酷政权的手中正在作出巨大牺牲，他们从来没有反对对种族隔离实行制裁。

被普遍宣布为是对人类的侮辱的制度必须得到法律惩罚。正如我们在我国经常说的那样，你不能仅仅因为很害怕作恶梦就拒绝睡觉。不能因为担心会对毒品贩子的大家庭成员带来相应影响，而放弃对他实行合法的判决。我们不同意从社会学角度对待司法裁判的办法，司法裁判也许必竟会带来一些压力。因此，我们要求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所有可能的制裁，尽管我们强烈意识到他们对于南非经济、特别是对于被迫在剥削经济的边缘维持生存的那些人的影响。

如果我们已强调制裁的重要性，这纯粹是因为，由于我们对于形势的估测，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制裁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似乎会作出反应的语言。同样，正如我们在一些场合已经指出的那样，武装斗争并非南非多数人的选择。正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将他们置于他们今天所处的防守困境。南非多数人的选择是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因此，我们虽然欢迎将导致消除种族隔离的所有变革，我们并不肯定地看待种族主义政权的传统支持者企图减轻或整个逃避对那个作恶多端的政权实行的制裁，以便作出最后努力挽救种族隔离秩序的基本结构。

令人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使南非多数人遭受折磨，而且也给白人中的开明人士造成感情上的痛苦。种族隔离也是一个能够并决心对其邻国发动战争的政权。确实，正如“吹管导弹”事件及其他类似的逃避对南非实行禁运的例子清楚表明，种族隔离政权已从常规军备领域走向核裁军领域。它的存在严重威胁维护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不能抱有给种族隔离有片刻休息或改革自身机会的想法。值得得到片刻休息的是南非人民，而不是种族主义政权。我们深信，解决办法现在是，也将继续是必须铲除种族隔离。如果不铲除种族隔离，似乎别无它择，只有加强南非国内的斗争，并确保所有制裁获得成功，其方式是进一步加紧制裁，封锁任何潜在的漏洞，特别是那些有关获取武器及其有关物质的漏洞，最重要的是获取安全理事会第591(1986)号决议条款范围内的武器及其有关物质。

毫无疑问，在种族隔离未被消除以前，我们将保护南非人民的这种权利，这种

权利就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所有手段捍卫其生来就有的权利。

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大会特别会议将通过将这些现实情况考虑进去的宣言,我们也热切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承担起责任。

我重申埃塞俄比亚坚定支持并声援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及其合法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产义者大会,以及各前线国家,与此同时,请充许我表示希望我们的集体努力将产生一套符合那块不幸土地上人民的强烈愿望的具体建议。

奥勒哈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老的教条和一成不变的信念以比我们想象或预料更快的速度崩溃。我们看到国际局势中正显示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到来——动荡、主要的概念以及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正变革着整个大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景象。政府正屈服于公众的压力。民主化的进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具有严肃的人道主义意义的,追求真理和道德价值的革命。我们也在看到紧张局势正在得到缓和,在全球的水平上正出现一个为实现充分享受人权而掀起的运动。

在南非这个方面所出现的有关问题是:南非变革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主持着种族隔离制度化的国民党现在是否愿意主持种族隔离的解散?已经收到了一些微弱、积极的信号,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一个明显的改革计划方面,出现了任何戏剧性或充分说明问题的政策变动。

英国圣公教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在对沃尔特·西苏鲁以及其他七名犯人获释时说到:

“我们很高兴我们的领导人出狱了,但我们不满意,因为许多其他人仍然身陷囹圄。当我们仍然有紧急状态法,而且我们的组织仍然遭到禁止的时候,释放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F.W.德克勒克常常谈起南非“公平”改革计划。他说他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实现这样一个阶段,即:

“所有南非人能够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成为国家决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正象有些人尖锐地指出的那样：

“这样的空谈是容易的。难在如何使改革具有内容”。

比勒陀利亚的开放必须带来人们盼望已久的改革，否则就会消亡。

那个种族上分离的国家仍然四分五裂，陷于深深的不信任之中。它在某求民族协商一致方面停滞不前。德克勒克先生关于分享权利的保证仍然漏洞百出和太为遥远。他这样做是极不负责的。需要的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根本和不可逆转的变革，从而最终的团结整个社会并治愈社会的创伤。用已故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的话来说就是：

“象种族隔离这样的制度是不能被改革的：它只能被废除。如果世界决定废除种族隔离，那么种族隔离就会消失”。

我们希望南非将认真地考虑接受目前的国际改革趋势。

1985年首先在区域基础上宣布的紧急状态法造成了黑人生命的巨大损失。令人不安的是，紧急状态法在6月份又被延长，已经是第5年了。紧急状态法中两个最恶毒地规定就是警察和其他当局可以免受起诉，政府的反对派可以被无限期拘留。儿童的悲惨遭遇也许是种族隔离最令人发指的写照。

早在1953年，当时的南非的内政部长H.F.弗吾尔德就宣称：

“将从孩提时代起就教育本地人他们不能享有同欧洲人一样的平等”。

同年，对黑人教育的控制权从传教士的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

1987年，在一次调查南非对被拘留的儿童的虐待的国际会议上，人们听到遭到拘留的儿童受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虐待——日复一日但又影响甚大的作法”。这种做法包括电击、拳打、鞭打以及用步枪托顶撞；严重地限制食物和睡眠；性虐待以及企图扼杀和使孩子窒息。根据该次会议，对儿童的拘留造成的心理上的后果包括普遍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丧失自尊、自杀、反应迟钝、忧心重重及恐惧心理。正如一个记者所说的那样：

“在南非一个达到成年的黑人孩子的寿命会比白人的寿命短9年”。

我们都非常清楚比勒陀利亚对其邻国执行一条侵略和故意捣乱的政策。根据联合国今年10月份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在这场旨在削弱和控制其邻国的多方位的干涉主义运动中，南非通过采取严酷的经济压力措施、军事入侵、以及援助反政府游击队和得到南非支持内战，造成了这些国家将近150万人的死亡以及600亿美元的损失。这份研究报告证实南非对在这些国家活动的叛乱分子的支持是一个

“旨在加固前线国家经济依附性并使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屈服的一个精心策划的策略”的一部分。

报告指出：

“捣乱的最终目的在于造成巨大的代价，使前线国家只能接受种族隔离”。

根据报告的结论，如果不是内战和南非袭击，这一地区1988年的经济产值本来会增长40%。

种族隔离的核心目标——即使白人的权力、影响和富裕长期化——似乎在内部的纠纷以及外部的压力的双重威胁下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和不稳定。德克勒克先生是在是否同他的强大的反对派谈判方面的犹豫不决——甚至是拒绝态度——的确给谈判解决的过程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他有权选择他将与之谈判的黑人，宣称他将不同支持暴力的激进分子会谈。

沉默的大多数会站出来吗？这是一厢情愿而已。只是表明意图还不够。需要的是采取大胆、令人信服的倡议，从而能够建立适合谈判的气氛。很快关于实现充分的政治权利的承诺就会失去它的动力。提出的变革建议所带来的兴奋不过是昙花一现。言行必须一致。因此，除非朝着真正和实质性的改革计划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否则南非肯定只会有一个不稳定的岌岌可危的未来。

曾一度强大的南非经济已经触焦。南非现在已经感到了国际制裁的作用，这种国际制裁无疑必须被进一步加强，直到南非同意作出合理的行为以及接受道德上的义务。经济萧条，债务负担不断增长，货币不稳以及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再加上劳动力的对抗以及反种族隔离组织重新恢复活力，这些都是一个万恶的制度下在缓慢地瓦解以及失望的少数人的骄傲受到打击的早期症状。

我们敦促南非立即从其书籍中删去罪恶的种族隔离规章制度：臭名昭著的《种族区域法》、隔离教育制度以及制度化的非正义行为，这些都掩盖了对黑人多数的镇压、酷刑和屠杀、监禁、拘留、驱逐和剥夺其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行为。

国际社会应一致采取行动，以加速一个基于种族和肤色的毁灭性制度的摧毁。必须继续施加国际压力，这应当包括：切断对南非的新的资金流通；拒绝或收紧重新安排还债期限的条件；彻底禁止长期借款并对贸易资金实行限制。

吉布提一贯谴责南非的镇压和种族主义政策。它一直与国际社会一道，呼吁揭露种族隔离的罪恶与破坏性后果。我们坚信，要避免南非政府所害怕的广泛秩序混乱的情况，就只有执行下列措施：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彻底取消紧急状态法；使解放运动合法化；大赦所有政治流亡者；立即开始谈判以实现政治解决。

目前，责任落在德克勒克先生肩上，他必须迅速和理智地采取行动，以制订一项全面的政治改革计划，从而能够避免其国家进一步陷入四十年的毁灭性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泥潭。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这已形成对南非未来的认真估价，并且无疑要求

“在一个承受要求其表现出结束白人少数控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沉重国际压力下的政府的需要和恐惧、与一个稳妥的政治议程为种族和解和重新建设提供的大量机会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埃西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科特迪瓦发言，并最热烈地祝贺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问题的特别会议的主席。他多年来作为主席干练、积极和有效地主持了反种族隔离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最胜任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席的职务。他的当选是对整个非洲的荣誉，并且有力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几十年来动员起来反



对种族隔离现象的大陆的声援。

种族隔离——文明世界中的一个真正错误——是对我们良知及人类尊严的巨大侮辱。我们相信，加尔巴先生将象他主持大会第四十四届常会的工作一样，再次成功地主持我们的工作。无可否认的是，古巴、安哥拉和南非之间1988年12月22日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调解下并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善意接受下在纽约缔结的三方协定，开始了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并开拓了通过谈判解决安哥拉的问题的道路。该协定必须看成是南部非洲和平的序曲，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只要南非政府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存在，南部非洲的和平就不可能是牢固、真正和持久的。该政策对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及和平与安全具有破坏和颠覆性的影响。

非洲经济委员会1989年10月13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南非破坏稳定的作用”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指出，南非对其邻国的军事侵略及其颠覆政策使南部非洲地区在1988年付出100亿美元的代价。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侵略使该地区付出的代价超过600亿美元，并造成150多万人的死亡。这项研究表明，南非颠覆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迫使前线国家花费巨大和毁灭性的开支，以迫使它们为了避免其经济的进一步毁灭而向南非请求援助，这样就在经济上形成对这一强大邻国的依赖。

显然，多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动员反对种族隔离现象的活动——其中首先是非洲各国——对南非的支持愈来愈少，而它在国际上的孤立则不断加深。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并被国际社会宣布为非法实体，南非却加强了其顽固政策，尤其是在国内事务中，它加紧镇压，剥夺黑人多数的自由，并对其邻国采取了侵略政策——一向继续骚扰和有计划地进行颠覆的政策。

但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种族隔离辩解——这种罪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各种族隔离发展，剥夺人口中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他们的权力被一小撮人夺走，而这些人则傲慢地使用并拒绝与所有人分享这一权力。



我国一贯谴责南非固执地行使这一权力，这一情况是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必然结果，我国总统指出，这一制度是对人的尊严与黑人的侮辱。

我借本届特别会议的机会庄严重申，我们科特迪瓦彻底、坚决和无保留地谴责这种最应受到谴责的政体。我们一贯表达并将继续永远表达我们对种族隔离政策——只要它存在一天——的最大愤慨和仇恨。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仅是缓解或减轻种族隔离现象显然是不能满足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的。”（A/44/1，第8页）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必须成为非洲各国内部、非洲各国之间以及非洲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实现和平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反对种族隔离的战斗涉及很多的斗争，不能降低为只是个人的反应。我们完全同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这种观点：

“只要比勒陀利亚紧抱住种族隔离不放，只要它不愿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那么和平解决南非政治冲突的前景就只会可望而不可及。”（A/44/22，第273段）

该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建议中，明确要求南非政权通过采取一些科特迪瓦在我党——科特迪瓦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文本中已经要求采取的措施而为举行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些措施是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并结束紧急状态法。

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通过并在贝格莱德得到不结盟运动支持的宣言文本，同时还强调非洲人民希望以和平方式（变革），并考虑到自该宣言通过以来在南部非洲所发生的变化。由非洲准备的《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草案目前正在谈判之中，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有利于谈判的气氛问题。现在我引证：

“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在任何谈判开始之前建立一个正确的气氛。现在需要种族隔离政权对这一得到普遍支持的要求作出刻不容缓的积极反应，以便建立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

我们坚信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因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些文件主张以对话和谈判来解决种族隔离问题。

我们科特迪瓦人民认为解决争端只有两条路可走，没有三条路：要么使用武力，要么进行谈判或对话。这就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自1971年4月28日召开记者招待会以来所一直提倡的政策，他当时将对话的政策确定为解决所有争端与冲突的途径，不管这些争端与冲突多么严重，多么复杂，都要如此。他说这也包括种族隔离问题，这一问题使得南非与其他非洲各国人民以及整个世界对立起来。科特迪瓦历来全力以赴支持我们那些面对种族隔离现实的兄弟们，因为我们自己在殖民地的日子也有过同样的命运。因此，我们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特别是坦博先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坦博先生由于有病取消了最近对科特迪瓦的访问，他目前仍然在伦敦。

科特迪瓦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是开放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掩盖我们同南非白人在最高一级的接触，南非今天在非洲各国有大约20个贸易办事处。今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大会面前的各项建议符合我们与1971年4月28日所提出的对话政策，在白人少数与黑人多数之间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目前少数白人心惊胆战，害怕出现所谓的黑人专政，而备受屈辱的黑人多数渴望自由，渴望民主，他们或早或晚终久能够克服种族隔离的种种障碍。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通过对话以建立种种条件，使得能够撤除多年来在黑人与白人之间由于暴力与残酷镇压所形成的怀疑与仇视这一依然十分坚实的壁垒，不管怎么样，黑人与白人都是一个国家的平等公民，都同样是非洲人。1989年12月1日和2日南非新总统访问了科特迪瓦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我们认为这是寻求有利条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促进南非人民之间的谈判。

南非的种族隔离必须予以彻底废除。现在，诸如柏林墙这样最为坚实的敌对的象征正在纷纷坍落，欧洲各国边境上的铁幕也一片一片地烂掉，使得那些许许多多渴望获得自由的人们能够在整个欧洲自由往来，显然这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力量与价值所在，而这些力量与价值所焕发出来的理想终久会把重重障碍以及隐藏其背后的种族隔离的整个法律堡垒彻底消除。

自博塔开始在南非一直在做一些点点滴滴的改革，现在在德克勒克的领导下情况依然是这样，这并不表明有新的思想境界，这些改革还十分不够，因为种族隔离的根本支柱——种族分类、住房分离以及把黑人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依然没有受到触及。德克勒克总统说南非白人的安全不可能建筑在不公正这一基础之上。他必须保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解决南非问题，使得这一国家能够加入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他想在历史上成为一个结束种族隔离的人，在南非推动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和宗教，每一个人统统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那么我们就鼓励他走得更远些，走得更快些。

蒂阿姆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今年10月2日，几内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在大会第四十四届常会上发言时曾经谈到种族隔离问题，他强调了两个主要因素，几内亚人民憎恶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违背时代潮流的制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既有政治概念的变革，又有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革。人类已经到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区域冲突现在正在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扎下根来，并为国际关系开创了道路，使协商一致能够得到成功。这一基于寻求和平至上的新的活力使我们有希望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和法律至上的原则。

比勒陀利亚故意无视这些国际生活中的积极倾向，因为在种族隔离的土地上依然到处游荡着凄凉的幽灵，这一局势同其统治手段一样，是靠着死亡与恐惧来得以维持的。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关于种族隔离问题，这能不具有重要意义吗？由于其歧视与好斗的本质，种族隔离被恰如其分地指责

为危害人类罪。这一谴责并非是一种巧合；这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因素所共同带来的结果，这些因素促使国际社会选择了唯一可寻的和平方式。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进行有力的制裁，并向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提供政治和物质方面的支持，给予积极的声援。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代表团对三人小组的工作表示满意，这一小组是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成立，以执行《消除并禁止种族隔离罪国际公约》。国际法委员会在破坏国际和平与人类安全罪法典草案中审议了种族隔离政策，这说明大会忠于联合国的各项基本原则。种族隔离理论之所以在南非持之以恒地得以发展，而无视全人类清楚表达的意志，其原因就在于存在着种种便利能够得到外国资本的投资和贷款，使得南非能够成功地执行其贸易计划，并增强其军事和核方面的开支。

相当多的国家与跨国公司由于国际压力而结束了它们的活动，这是事实。然而，还有其他国家与跨国公司仍然通过许可证生产协议和其他不涉及直接参与的协议与南非保持联系。

南部非洲的和平前途仍然有赖于消除种族隔离。因此，我国代表团请各国，特别是拥有施加压力的有力手段的国家运用它们的影响，迫使南非创造有利于民主与和平的条件。在人类向和平发展，向真正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方向发展的时候，国际社会应该消除南非的野蛮行径，它每天都给我们留下了悲惨的情景。我们不要上当：尽管在南非政府的上层发生了变化，但是种族隔离的隔离实质仍然没有变化。

南非政府现在就应承担寻求和平、民主和我们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共同责任。现在就应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比勒陀利亚政府现在正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形势。由于受到国内日益强大的抵抗的削弱以及由于国际行动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外部干扰，种族隔离政权面临痛苦的抉择，即历史要求作出的抉择：它是否应该顽固地坚持以种族主义少数优越为基础的制度的神圣原则，还是应该承担责任，进行基本改革，以最终建立多种族、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关于南部非洲的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通过的《宣言》明确规定了谈判解决南非政治危机的气氛：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结束1989年6月9日恢复的紧急状态法并废除所有旨在限制政治活动的歧视性和镇压性立法；从各城镇撤出所有部队；以及呼吁国际社会促进民主过渡。

英联邦各部长在1989年8月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会议上还认识到，制裁对南非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是施加压力的有效工具。同样，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近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九次最高级会议批准非统努力争取在非洲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决定，检查比勒陀利亚推行的应受谴责的政策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次会议将通过有关适合的措施，包括具有约束力的全面制裁。即使由于协调不利和缺乏准确性而使制裁的实施、监督和后续行动具有些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我提到的措施对南非经济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促使增长率的放慢，并使宏观经济结构的一些危机更加恶化。

在可能使南非领导人更加灵活的措施中应提到下列措施：拒绝重新安排债务偿还；禁止不管从哪个方面提供新的财政贷款；禁止从南非进口所有的农产品；禁止进口所有的矿产品，特别是铁、黄金、铀、煤和普通金属；同时对买方和供方限制商业信贷；以及禁止转让技术，特别是有关武器、石油和计算机科学的技术。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南非逃避制裁的影响。

大会于1985年12月10日通过并于1989年4月3日生效的《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也不应与南非进行任何接触，从而在国际体育活动的领域中孤立它。应更加坚定有力地强调该公约的重要性。不容否认，在体育领域孤立南非可能与在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那样产生心理影响。

安全理事会应根据专门讨论裁军的第一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63(c)段迫使南非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并保证实施非统1962年7月在开罗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

我们还重申南非黑人多数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我们鼓励它们继续寻求自己的崇高理想。

虽然国际社会在过去两年里目睹了南部非洲的明显发展，及对限制种族隔离和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责任仍是全面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它们维护自己的特性的合法斗争中受到了考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线国家反抗种族隔离的研究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80年到1989年期间，南非对其邻国不断推行的破坏政策和军事侵犯行动产生了下列影响：经济损失将近\$600亿；150多万人丧生；大规模的移居行动，结果，该大陆的难民和无家可归人员的数量是整个世界难民和无家可归人员的50%以上。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国际社会通过了1988年8月《奥斯陆宣言》，迫切需  
要实施该宣言。当然，比勒陀利亚这一破坏策略的目的是要使邻国处于经济依赖的状态下，并在它们与种族隔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使它们分裂。因此，这一政策是该地区各国经济退化的深刻根源。采取抵销破坏影响所需步骤的全部费用似乎要40多亿美元，而现在只有10亿美元。经验表明，舆论的巨大力量如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这在人权以及裁军和和平解决争端方面表明是这样的情况。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是又一个这样的希望。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国极其重视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迫使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其反人类的罪行负责。由该政府决定是否仅满足于生存下去或是否听取人民的呼吁，建立一个没有不公正、不安全和种族怨恨的社会。

鲁卡萨扎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想代表卢旺达共和国代表团重复对尼日利亚的加巴先生干练、聪明明智地指导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以及尤其是本届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的工作的赞扬。在这方面，我想重复卢旺达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卡西米尔·比齐芒古先生1989年10月10日在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期间向大会发言时对加巴先生转达的衷心祝贺。



本届会议是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召开的，特别是在南部非洲，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得到了执行，安哥拉的民族和解进程也在推进之中。南非种族隔离领导人必须在国际压力下消除被恰当地宣布为危害人类罪的这一可憎制度，从而加入到这一进程中来。

大会自其第一届会议以来，始终在审议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年复一年，大会通过了各项决议，明确谴责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及其引起的不合时宜的做法，并呼吁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40年已经过去了，但在消除这一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制度仍在有效推行甚至日益加强。这是对国际社会和普遍良知的挑战。

大会自从第一届会议以来，始终全面记录着种族主义南非政府在种族隔离的可悲旗帜下犯下的罪行，以及南非黑人多数和南部非洲其他人民付出的生命以及经济和政治牺牲。

最令人憎恶的是，尽管受到普遍谴责，种族隔离却逐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非洲经济委员会在今年10月14日发表的关于南非颠覆活动和前线国家抵抗种族隔离招致的经济代价问题的研究报告举出了一个例子，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该报告中，非洲经济委员会指出：

“南非对其邻国的军事侵略和颠覆政策导致该地区在1988年损失100亿美元，在1980—1988年期间，损失600亿美元，并有150万人丧失生命”。

这些巨大的人员和经济牺牲带来的心理和社会政治代价尤其令人感动，因为我们了解南部非洲兄弟和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努力中的财政和人力需要。

前面的许多位发言人雄辩地描述了种族隔离政策对许多南部非洲受害者的沉重后果，因此这里我就不再重复。我希望借此机会回顾卢旺达共和国在南非政府种族



隔离问题上的立场。

就象珍惜和平与正义，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卢旺达坚决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和所有这类做法。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1989年10月10日，卢旺达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部长在其发言中以卢旺达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坚决谴责“比勒陀利亚的恐怖主义的卑鄙政策”（A/44/PV.27，第23页），并表示：

“我们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所犯下的无法描述的罪行的厌恶和严重关切”。

（第23—24页）

他还呼吁自由世界

“加强对罪恶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各种压力，迫使其按照民主和人类尊严的普遍原则实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正常化。”（第23页）

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际、区域和分区域机构中，卢旺达一贯谴责种族隔离的错误做法，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是对国际道义的公然冒犯。

卢旺达为表达它对这一反动制度的谴责，自1962年7月1日实现独立以来，始终坚决承诺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持为消除南非种族隔离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南部非洲的人民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卢旺达共和国于1964年单方断绝了同南非的一切联系，并始终支持关于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孤立比勒陀利亚的各项倡议，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能够有效和全面地孤立南非，南非就会被迫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我国重申坚决支持迅速采纳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我国是《制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也是《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尽管到目前为止各项努力都遇到了挫折，我们仍然相信，只有国际社会在强硬和具体措施的基础上施加的政治压力才能促成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即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民主和社会正义，在南部非洲开创一个和

平、安全和进步的时代。

卢旺达欢迎人们在必须消除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这一原则上正在取得一致。然而，在为此目的应当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政治分歧，我们对此感到深切关注。由于这些分歧产生于各种不同的利益，这就更加令人遗憾。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利益是否正当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利益是以在南非延续一个导致严重后果的，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为代价的。有什么条件可以使我们允许镇压、侵略、种族歧视以及经济和政治颠覆行为不受惩罚地继续下去呢？

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这次特别会议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次机会，可以在内心中衡量我们各自对种族隔离制度得以延续的责任，并采取相应行动。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消除而不是在改良种族隔离的原则基础上为更完善的国际反种族隔离行动战略找到共同的立场。通过这样一项战略将确保本届会议取得成功。

近几个月来，一些人认为在南非的事态中他们可以看到有某些消除种族隔离的迹象：释放一些黑人领导人，允许群众性反种族隔离示威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一些发言人表示德克洛克班子准备进行改革。

我们能否幻想这些事件代表着比勒陀尼亚政权的善意吗？我国代表团觉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种族隔离的支柱甚至还未被触及。人们呼吁比勒陀尼亚少数政权恢复南非黑人多数的基本权利并同意与其真正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谈判。作为表明任何看法之前的第一步，比勒陀尼亚政权应该放弃作为种族隔离法律基础的法律，解除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并解除对与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战斗的个人和政治组织的禁令。这些措施都是对南非的未来局面建立信任的不可谈判的先决条件。

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代表团在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制定共同方针的建设性对话中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理解。我们必须把对种族隔离的共同义愤变为政治意愿，采取并实施一系列有效的可以使比勒陀尼亚政权完全消除种族隔离的压力。

联合国最近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近一次胜利是实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南非黑人的解放以及四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暴力、歧视、不稳定和侵略旋涡中的南部非洲各国的解放仍然未到来。一旦南非的种族隔离被铲除,民主得以建立,那么,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都将享有有利于所有非洲和整个世界的真正的和平、安全、合作及繁荣。

杜格苏伦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国际社会正确地把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危害人类罪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加以谴责。联合国就此问题进行的四十多年的审议工作的记录以及南非明显地缺少基本变革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坚信,种族隔离不能改良,它必须加以铲除。秘书长在其关于本组织1989年工作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一普遍持有的观点,他说

“仅是缓解或减轻种族隔离现象显然是不能满足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的。”(A/44/1,第8页)

使各成员国立场最为一致和一贯的问题莫过于结束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污点。这是因为作为制度化了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的种族隔离违反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的道德价值。它粗暴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际人权文书,包括《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种族隔离政策的严重影响已远远超出南非国界之外,它严重威胁着该地区以及整个非洲大陆上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努力。事实足以说明,在过去几年中,南非在该地区的破坏稳定的政策造成了总数达600亿美元的严重经济灾难,还不算对遭受比勒陀尼亚颠覆与侵略的各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生命损失和痛苦。

在另一方面,随着世界上缓和以及合作精神的增强,我们高兴地看到南部非洲最近也刮起了希望和变革之风。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充满信心地表达了主权意志,因此朝着它长期卓绝奋斗的独立和自由目标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第

一步。这一历史性进程的成功结束最终必然从非洲大陆上铲除殖民主义，并给种族隔离制度以沉重打击。蒙古向纳米比亚人民表示衷心问候，并希望他们在建设一个独立和民主的纳米比亚进程中取得成功。我们同样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就其在最近选举中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表示衷心祝贺。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对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表示赞赏。

我们深为鼓舞地看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境内以及周围局势的正常化的前景已有改善迹象。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前线国家为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并为其各国人民创造进步与繁荣的条件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认为，古巴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合理和及时的步骤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这些积极事态发展的出现。

在南非本身已出现了某些事态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平、自由与民主力量在南部非洲取得的成功和南非的解放运动进行的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同不断增加的外界压力一道，迫使种族隔离政权对黑人多数进行的获得普遍支持的和平政治活动作出了某些让步，特别是释放沃尔特·西苏努和其他七位有名的政治犯。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初步的迹象，远远没有满足退出种族隔离制度的要求。由于种族主义政权曾多次施展阴谋，国际社会应当继续保持警觉和坚持不懈。著名的反种族隔离团体上周于约翰内斯堡通过的宣言明确地表示，南非对民主改革和真正的谈判不感兴趣。

我们也必须再次强调指出，为了恢复信心，为了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气氛，作为最起码的步骤，南非当局必须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反种族隔离和民主组织的禁令，终止紧急状态法。

南非政权顽固地抵制其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关于根除种族隔离的日益增长的要求，这清楚地证明有必要增加压力，迫使比勒陀利亚进行谈判。

蒙古同许多其他会员国一样，依然认为，全面地强制性制裁和武器禁运依然是对种族隔离作出反应的最有效手段。在这方面，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未能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承诺。已有所报道的南非与以色列在军事领域和核领域进行的合作只能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关切。

联合国大会召开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专门会议肯定会代表国际社会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另一个明确的信息，只有彻底废除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才能满足南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要求。

非洲统一组织最近提出的新倡议为以所有人享受公正与和平的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从而根除种族隔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在非统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于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通过的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不结盟运动随后对此表示支持。蒙古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宣言，这一宣言进一步阐述了1969年《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

几周前，大会通过了题为“对通过真正谈判根除南非种族隔离的国际支持”的决议草案，国际社会由此明确地表示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与时代潮流不符的问题。南非应当对这一新的建设性行动作出积极和负责的反应。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在作出决定时，应当以上述的《哈拉雷宣言》的原则与基本内容为基础。大会应确定将要采取的均衡与全面的措施，以便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同时应制订旨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面向行动的指导方针，这将为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开创前景。

本届特别会议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场合，来表示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的许多其他机构与组织、特别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动员国际社会与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作战所作工作的赞赏。我们认为，在主席先生干练和明智的指导下，特别委员会将对履行大会本届会议就迅速根除种族隔离采取的措施提出的建议作出宝贵的贡献。你在本届特别会议的开幕式上的发言清楚地证明了你为此目的进行工作的决心。

最后，我希望重申我国政府对所有种族的自由、公正与平等的崇高理想的坚定承诺，并希望本届特别会议将成为为解决这一长期以来早该解决的问题所召开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特别会议。

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扎伊尔代表团希望再次祝贺你启发性地指导了我们在大会本届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上所作的工作。这次特别会议是在你担任大会主席的任期内召开的，大会以此来表示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敬意，你以勇气和决心指导了该委员会的工作。你有着担任特委会主席的多年经验，这反映在特委会各份报告中包括的可靠和详尽的资料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会正在对目前南非的局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尽管最近在南非作出了努力，但那里的局势的特点依然表现在种族隔离继续存在。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一致而刮起的吹遍世界的新风为世界所有人民所渴望的民主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一股新风必将影响到南非黑人中的绝大多数——超过了两千三百万人。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牢固的政治结构正在崩溃，为人民真正行使权力铺平道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民很难想象这一倾向会停留在欧洲境内，不会影响到南非的绝大多数黑人。

自从1909年9月20日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筹备法》之后一群布尔人在1910年5月31日宣布一个独立南非联盟成立以来，该国的非殖化进程一直没有为使其黑人大多数获得参与其民主进程权利的任何政治结构作出规定，而这是大会于宣布独立五十年之后的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1514(XV)号决议中所呼吁的。黑人被置于次要地位，一直到今天。

本届特别会议的首要目的不是纠正南非的历史，而是按照大会决议和《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和毫不含糊地重申南非黑人在自己国家中的基本权利。反映在如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之类的流血冲突中的英国、布尔人和甚至一



度还有拿破仑对南非的贪婪的希望是以开发该国的矿产资源为目的的，同时完全无视土著居民的命运，而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黑人。这一贯串南非历史的精神今天仍然一成未变，看来不会变得有利于对南非黑人大多数的真正利益作出的任何承认，尽管国际社会向南非少数政权发出了和平信息。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应当已经从伊恩·史密斯1979年在津巴布韦的灾难中吸到教训，并且应当通过谈判与对话创造有利于民主社会的条件，这个社会将承认所有黑人的选举权，获得充分的南非公民身份并享受该国的所有政治和公民权利。如果它今天不同意对其政治制度的立宪基础作真正的修改，南非所处的日益狭窄的进退为谷的地位——随着纳米比亚即将获得独立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全国和解出现新希望这将变得更加狭窄——以及所有非洲国家决心与种族隔离作斗争并且在南非完全铲除种族隔离，这些是少数政权也许会遇到的困难。这些就是利害关系，南非的生存取决于这条道路。

扎伊尔决心通过其领导人说服南非政权的代表走上理智的道路并且开始采取有利于南非黑人的政治措施，释放该国的所有政治犯，首先是纳尔逊·曼德拉，并且立即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南非的所有其他反种族隔离运动开始进行建设性对话，以使该国迅速产生一个民主社会，黑人公民在这个社会中将与白人、印度裔或有色人种同胞处于平等地位。

必须在南非毫不拖延地引进普选中的普遍选举权原则，通常被描绘为“一人一票”的原则。同样，应该立即取消所有歧视性法律——包括旨在限制政治活动的所谓内部安全法以及从1985年以来所实施并且造成无数生命损失和任意逮捕的紧急状态。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和目睹该政权继续制定种族隔离原则而逍遥法外，同时继续保证白人统治将在今后某个日期结束并且剥夺南非所有公民的平等。特别会议必须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实现迅速改变，这种改变通过谈判将导致消除种族隔离的所有形式并建立一个不再以种族区别为基础的民主的南非社会。南非新领



领导人目前进行的改革尽管在某些方面令人鼓舞，仍然引起抗议，表明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仍然象以往一样强大，并且正在以新的活力重新出现，因为尽管实施了紧急状态并且对黑人组织领导人实施禁止措施和种种限制，群众民主运动领导人所发动的不服从运动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不仅在选举日有三百多万工人和学生留在家里，而且今年10月29日在约翰内斯堡被关押二十五年之后最近获释的沃尔特·西苏鲁同志在体育场向黑人战士发表了讲话。

激发起南非反种族隔离力量的最近的事件是12月10日在南非召开的由该国广泛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的民主大会，在三十四年之后代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四千五百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方面，我们谨指出，参加大会的四千五百位代表呼吁所有战斗的反种族隔离的积极分子到街上去参加他们各自城市中的群众示威，抗议种族隔离的顽固存在并且呼吁立即消除种族隔离。

我国代表团相信，鉴于南非目前的局势，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必须向南非少数政权发出一个团结、明确和一致的信息，发表包括如下基本内容的宣言：重申国际社会检查南非问题以实现和平解决的意愿；加紧反种族隔离运动和针对南非政权的有效措施，旨在引导它毫不拖延地与解放运动和反种族隔离组织领导人进行谈判，以便缔结停火协定并进行立宪改革，导致该国的统一和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由立法和司法机制来保障南非所有公民，黑人、白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通过实现这一目标，南非共和国最终将加入世界其他爱好和平与爱好正义国家的行列，并且将在本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赞助下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帮助确保和平与安全成功并且促进世界所有人民之间的合作，不分种族或肤色。

姆瓦卡瓦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联合国关注种族隔离这一灾祸已有四十年。它用了许多时间来进行关于这一邪恶制度的辩论,并通过了要求迅速根除这一制度的无数决议。然而,种族隔离仍然存在。在南非,首先直接受到种族隔离迫害的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加强了对这一制度的反对,其中许多人在斗争的进程中牺牲了生命。在过去几年中,作出的牺牲尤其重大。在南部非洲这一次区域,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了国家恐怖主义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对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一系列蛮横的破坏。

批评家在评论本组织坚持反对种族隔离的努力时指出,四十年的辩论和决议并没有根除这一制度。这是事实。他们还指出,这一制度不仅没有被触动,反而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从而使它能够不断作出调整,适应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不正确的是,他们认为上述所说的构成了减少,而不是加强对种族隔离施加的压力的论点。事实正好相反。该政权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可以与内部或外部压力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因此,每当联合国开会辩论种族隔离问题——本届会议也不例外——,该政权就变得忧心忡忡。它知道结果将是对它进一步施加压力,并且将加快彻底根除种族隔离之日的到来。

如果说四十年之后,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显然变得更强大,更巩固,这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种族隔离都面临着更加强大和更加协调一致的反对。许多证据表明,斗争已进入了关键阶段。最近几年的事实不仅进一步证实了种族隔离必将灭亡这样一个反复提到的事实,而且还进一步证实,它的结束将比十年前任何人敢于预测的要早。问题是,它的结束是通过正困扰该国和该地区的暴力升级到来,还是通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到来。

因此,我们欢迎举行这届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因为它提供了又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这一滔天罪恶的斗争中进一步做出努力和进一步调动资源。

种族隔离基本上没有受到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缓和以及随后东西方紧张局势减少的影响。种族隔离只有一方面的表现,即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受到了影响,这一占领现在已经松动。但是,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在纳米比亚根除种族隔离。选举的结果,即该领土独立进程的第一阶段,是令人满意的。所有为这一结果作出努力的人,尤其联合国,都有理由感到高兴。但是,南非坚持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行为仍然不断提醒人们必须在向独立过渡的最后时期随时保持警惕。南非仍然可能使这一独立失败。选举前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643(1989)号决议仍然有待于执行。即使在独立之后,纳米比亚将仍然向该地区所有独立国家一样,面对种族隔离的威胁。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是纳米比亚独立所面临的众所周知的最明显的威胁,但它决不是唯一和最严重的威胁。正如英联邦纳米比亚问题观察员小组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南非正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事,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导致整个进程失败的能力,或更加险恶的是,积极破坏终将产生的那个政府。”

虽然一致的国际压力、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的解放斗争以及南非内部群众民主运动运动组织的对抗活动已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某些表面改革,但对南非大多数人进行的压迫和镇压并没有减少,在一些方面反而得到了加强。在进一步确定德克勒克接任博塔的选举之前,安全部队对和平示威采取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导致29人死亡和更多的人受伤。

根据1989年10月25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4/22和Corr.2),到1989年1月为止,南非大约有800名政治犯,其中不包括关在监狱里的21岁以下的青少年。自从1984年以来,未经审判被拘留的学生、政治和宗教组织的成员以及工会会员至少达5万1千人次,这一数字占1960年以来所有拘留人次的70%以上。为了欺骗国际社会,使它相信南非司法部门是独立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改变--看来好象是这样--对待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式时,更有选择的利用法院。但是,这一司法部门是建立

在种族隔离基础之上的，它必然要维护种族隔离。众所周知的司法谋杀案于1989年6月导致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37名政治犯被处决，与此同时88人正等待处决。除了少数白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白人。

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德克勒克接任南非总统之后，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盟友迅速采取了行动，要求放松对该政权压力，以此作为对它进行改革的奖励，并鼓励进一步的改革。他们尤其针对放松经济制裁和其他压力作出了努力。再次寻求的延期又是6个月，这使我们想起了博塔的“卢比孔河”的讲话。不同的是，这次延期不是由德克勒克，而是由他的盟友和朋友寻求的。最近，德克勒克赢得了他的朋友各盟友的热烈赞扬，因为他宣布取消对一些公共享受，例如海滩、公园、公共交通和有选择的居住地区的种族隔离规定。很少有人记得，正是博塔总统开始废除被他恰如其分地称为小种族隔离的规定，例如《混合婚姻法》，并进行了一些表面改革，例如总统委员会，勉强承认工会的作用等等。

这并不是斗争所要争取的。这太少了，太迟了；这是本末倒置。正是来自南非内部和外部的制裁和压力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它已经采取的这种表面措施。最近该政权没有对黑人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和进行毒打，并不是因为他宽宏在大量，而是因为受到压力。由于这一压力的结果，瓦尔特·西苏鲁和其他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德克勒克的措施决不是放弃种族隔离的决定，他决没有比博塔做的更多。实际上，许多人把德克勒克所说的关于集团权利和分权的话理解为愿意更新和改造种族隔离的表示。德克勒克以他的言行表明他与博塔的唯一不同之处是，他以更加老练圆滑的方式处理了国内外对他的批评。他不是对他们加以指责，而是与他们说理。换言之，他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同一制度。

人们或许更容易忘记，南非是在犹豫了10年之后才接受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这是在南非军事冒险在奎图夸纳瓦莱惨遭失败，在斯勒的纳维亚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英联邦和美国不顾总统否决实行经济制裁之后，南非才改变主意，同意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说明，南非决不会自行铲除种族隔离。只有持续不断的压力才能迫使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裁是最有效的国际压力。坦桑尼亚强烈地认为，为了产生最大的效力，制裁必须是强制性的、全面的。南非经济已表明有受制裁影响的弱点，撤销投资的运动，新资本投资匮乏，以及各国不愿给予新的长期信贷等因素，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维持其制度的能力。制裁是有效的。

当然，制裁也造成伤害。它们伤害被制裁的政权；伤害执行制裁的国家和人民，伤害制裁打算解放的受害者。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都有其代价，必须把制裁给南非被压迫人民带来的代价同它们所带来的好处进行比较。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已经作出了选择。不管他们的反对者说什么，他们已经表明愿意今天受苦，以加强他们的斗争，加速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到来。

多年来，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它的朋友们竭力动员反对制裁，同时小心回避对任何谈判解决的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他们拒绝为谈判解决提供基础的卢萨卡宣言。《哈拉雷宣言》再次请比勒陀利亚政权同南非多数人民的代表进行真正的谈判。《宣言》清楚地阐述了这样一种对话的必要条件，包括取消紧急状态，取消“国内安全法”和其他所有极端措施，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各反对种族隔离群众组织的取缔。所有政治犯，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政治流放者和其他自由战士必须能够返回南非。这些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可以立即采取的建立信任步骤中的一些措施。对坦桑尼亚来说，着手执行这些措施将成为判断比勒陀利亚是否具有诚意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南非应进而着手拆除种族隔离赖以建立的支柱，它

们是人口登记法”，“土地法”，“种族区域法”、“班图教育法”以及建立三院议会和班图斯坦的法案。坦桑尼亚坚决地认为，只要这些法案仍然保留在法规书上，种族隔离就继续完全存在。我们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明确废除这些法案。

比勒陀利亚的朋友们在说，通过在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与联合国合作，该政权实际上已放弃了它对南部非洲分区域的霸权野心。坦桑尼亚认为没有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种族隔离的破坏性影响——侵略和破坏稳定——非常明显：

“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9个国家来说，区域冲突的代价是高昂的。据估计，1980年至1988年期间，南非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行为使这9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600亿美元（按1988年物价计算）。造成这些损失的是直接战争破坏（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战争破坏）、各国国防开支的增加、经济生产的损失、对比勒陀利亚实行抵制和禁运的影响以及照顾日益增加的难民和国内的流离失所者”。（A/44/22, 第87段）

该报告还指出，仅在莫桑比克，破坏稳定的行动至少已造成4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9年4月发表的报告，由于南部非洲战争的影响，每小时有25个儿童死亡，这部分是因为卫生服务和粮食生产中

断。

坦桑尼亚支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维护本国独立、捍卫领土完整的斗争。我们支持它们根据和平与和解的努力。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压力，要求它结束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的一切破坏稳定行动，无论是由该政权直接发动或通过代理人间接进行的行为。我们也敦促国际社会向南部非洲分区域国家提供各种支持，帮助它们巩固本国经济，克服南非国家恐怖主义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认为，南非发展合作会议为该地区国家实现经济自立、减少并最终消除对种族隔离南非的依赖的恰当工具。



许多国家对南非实行制裁，单独和集体地作出了巨大牺牲。坦桑尼亚为它们为此斗争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还有许多个人和组织，不管政府反对制裁，仍然对南非实行人民制裁，坦桑尼亚也愿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敬意。我们敦促他们继续声援南非被压迫人民。

我们呼吁南非政权利用目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积极变化的时机，同南非人民谈判讨论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一劳永逸地结束罪恶、过失、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带来一个民主的制度。

坦桑尼亚深信，如果南非政权真正想要解决它们已经拖延了40年的这场危机，它们就必须同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对话。同不能代表南非人民的外来者谈判无济于事。

大会已宣布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为消除种族主义十年。这十年两星期后就将开始。让我们决心使这一十年也成为彻底铲除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十年，因为种族隔离不仅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巴斯克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这次有关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非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表明，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无疑是联合国面前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没有其他问题如此普遍深刻地触犯全人类的良知。

当我们接近一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并且是在国际关系缓和与和睦的气氛中结束的一个世纪的终了的时候，这种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残余顽固势力竟然仍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点简直难以令人接受。

今天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当紧迫地采取反对南非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将能够对加速彻底和最终地铲除南非种族主义政策作出贡献。这种紧迫感的产生不仅来源于我们关心恢复南非人民的体面、正义和尊严，而且也是由于我们有责任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具体和严重的挑战作出决断性的反应。联合国



的这种对南非的挑战缺少相当反应的情况不仅有助于拖长一个民族被非法剥夺了其基本权利的悲剧，而且会危险地破坏本组织的信誉和政治及道义的权威。

各国单独采取的行动尽管是有用和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我们在很多场合下指出——我们今天还要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一致行动，包括那些与比勒陀利亚保持着最重要联系的国家，我们才能锻造成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有效工具。

在这方面，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其他成员一样，我们认为，迫使南非政府结束令人厌恶的和有悖于这个时代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方法就是通过新的决定以便扩大安全理事会的第418(1977)号决议的范围。的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适宜、有效与和平的方法，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针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制定另外的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措施。

阿根廷重申，它最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对这个政策的牺牲者表示声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歧视是与阿根廷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准则格格不入的。然而，由于我们认识到光靠语言是不够的，所以我国已经采取了重大的具体步骤，其中包括与南非断绝外交关系。此外，阿根廷政府还严格地遵守对南非实行的具有约束力的武器禁运并批准了《消除和惩罚种族隔离罪恶国际公约》。所有这些措施都反映出阿根廷坚定地支持非洲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新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了某些令人感到鼓励的措施。我们欢迎这一新的姿态，并且我们希望并盼望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取得更大的势头，并且把根除种族隔离政策作为他的唯一目标。南非政府必须把握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其现行的种族主义政策进行局部改革是不够的，在种族隔离政策被彻底根除以前，国际社会既不会放弃其要求，也不会不对南非采取惩罚性措施。

毫无疑问，只要种族隔离在南非继续占有支配地位，在该地区就不会有和平、稳定和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敦促比勒陀利亚政府结束紧急状态并废除所有的

此类法规，像国内安全法就是旨在限制政治活动的。我们进一步地敦促南非政府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不再对他们强加任何限制。所有这些步骤必须只在消除种族隔离以便南非人民能够享受到一个自由、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社会所带来的福利。

我们希望并盼望大会的这次特别会议将会取得成果并能够确实地对加快使南非人民从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中解放出来的步骤作出贡献。

梅德兹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的时间没有比现在更适宜的了。目前的时代正在进行一个积极变革的阶段，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會争辩的，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是为旷日持久的问题与不利的局势寻找和平解决办法的时代，是满足全世界的许多民族渴望自由与和平愿望的时代。

在这种急剧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南非的局势不应被人们掉以轻心。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人民由于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而遭受漫无止境的苦难。

种族隔离的无法估量的破坏性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南非，而且还远远超过他的边界，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死亡、终身监禁、捣毁家园和庄稼、使家庭妻离子散、对人民进行剥削并使他们蒙受耻辱。但是正如丧失宝贵生命和财产时使人感到痛苦一样，由于种族隔离践踏了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意愿和梦想，这就使人们所受到的伤害更大。在世界各国的杰出的政治家曾经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类的尊严和基本价值准则、男人和妇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大国和小国的平等权利的信念的四十年之后，当我们今天看到在南非的2500百万人仍然受到不公正和非人道的待遇，而这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肤色是黑的，而不象那些人一样是白色的——这些白人祖先在几百年前刚刚踏上南非领土的时候，当地居民曾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来欢迎他们——这一点确实使我们感到痛心疾首。

菲律宾认为，这次特别会议对于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来说，是采取一致行动并向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传递种族隔离必须根除而且现在就必须根除的强烈信息的最好机会。

如果联合国组织没有能够在南非实现变革，那么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在解决地区冲突以及在联合国其他领域的工作中的任何胜利都是无法补偿的。

正象我们以前所讲的那样，联合国代表人民，代表和平、自由、尊严和人类的兄弟手足关系，而种族隔离则是以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截然对立的。

我们在本届特别会议上的目标是为把南非转变成一个公正、平等与自由占上风的统一、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国家扫清道路。遭受苦难的南非人民应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整个一生中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同样，联合国也受之无愧。

菲律宾今天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道，要求南非当局开始建立一个有利于与他们的人民进行谈判的气氛。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消除对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所有禁令与限制、将部队撤出黑人居住区、结束紧急状态并停止所有政治审判与处决。与此同时，菲律宾要求加强对南非的国际压力，直到南非发生真正的和平变革为止。

确实，没有时间进行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我们目前与今后对南非问题的讨论都应该具有真诚与纯粹的目标性。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主席——加巴先生表示菲律宾人对他的衷心感谢，他在指导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作了不懈的努力。同样地，我们祝贺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官员及工作人员毫无公认的尽忠职守的精神。作为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菲律宾将继续充分支持特别委员会和反种族隔离中心，并给予合作。

比利西尔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主席加巴先生被一致当选主持大会特别会议。

对于法国代表今天下午代表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当然完全赞成。因此我将在这一时刻代表西班牙政府仅提出一些简短的意见。

在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目前的缓和与对话气氛决定性地促进了解决许多区域冲突。这种促成和平的有利进程也在南部非洲开展，在那里，最近几个月谈判进程不仅在纳米比亚、而且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取得重要进展，纳米比亚这块领土在不久的将来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的行列。

我们必须承认，在南部非洲最近也已采取了某些反映该国当局的新态度的步骤。我想举的例子是，政治犯获释，公众游行和政治集会得到允许。毫无疑问，虽然这些还不够，但这些都是积极的步骤。我们现在必须在此强调的是，还没有铲除任何构成种族隔离政权基础的司法基础结构。正如先前的一些发言者指出的那样，这包括关于将不同种族分隔在各种地理区域的法律，以及登记法、班图斯坦和教育制度中的种族隔离。这就是必须废除的立法，因为支持它的制度，除了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以外，还构成了严重破坏整个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稳定的因素。

西班牙政府希望积极促进铲除并消除种族隔离。为此目的，它已与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一道，单方面地通过了一些针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停止在南非共和国直接投资以及在1987年以后停止西班牙与南非之间的直接通航的法令。此外，我国政府一直在为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各种方案提供资金。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继续施加国际压力，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铲除种族隔离，使得有可能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无种族歧视的社会。南非政府现在应该，确实也必须采取一系列旨在促进必需的信任与对话气氛的措施，这种气氛必须在南非的所有政治力量之间的任何谈判之前出现并在谈判期间占上风。这些

措施必须不可避免地包括消除紧急状态法、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并使所有政治组织合法化。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还没有朝着这一目标采取坚决步骤，国际社会必须通过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加强对南非的压力。

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份最后宣言的良好机会，通过宣言的目的是给国际社会发出有可能和平废除种族隔离的信号。

奥尔蒂斯·胡斯蒂尼亚诺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主席被当选主持这届特别会议。

玻利维亚再一次来到这个致力于和平与自由的论坛。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重申我们强烈支持并声援南非的真正人民及其代表机构，并支持他们正义的英勇斗争，这一斗争的目的是使他们的最基本权利得到充分承认，并充分行使不可剥夺的政治、公民与文化权利以及最后消除种族隔离并建立以民主与非种族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南非。

国际社会在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中聚集一堂再次宣布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傲慢态度、凌辱行为及其压迫与暴力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义愤。与此同时，对于为从种族隔离的枷锁下获得解放而进行长期英勇斗争的南非英勇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运动，国际社会想再一次表示支持与希望。

但是这个信息的回音不能在这个大厅里消失，我们希望这个回音越来越响，并清楚地和有利地到达那些它所针对的那些人，不管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从而使压迫者能够感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分量，使被压迫者感受到本组织对他们的坚定和毫不动摇的支持。

多年来，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许多决议，反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要求废除这一制度，这种系统化的制度影响、伤害和破坏了人类尊严以及个人的心身健全。人们向南非政府发出呼吁和要求，要求它停止这种完全不符合时代以及不符合我们文明的价值的这种制度。

本届特别会议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说明国际社会具有坚定的政治意愿，要加快消除种族隔离举行的过程。

这种国际压力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了某些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是不充分的。释放某些政治犯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这还不够。所提出的改革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变革，并没有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要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作出结论说：

“南非的局势其实质仍然象过去一样严峻”。(A/44/22和Corr.2，第255段)

紧急状态法已经连续四年被延长，政治上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同时由准警察集团和行刑队向种族隔离的反对派发起的进攻也有所增加。这本身就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更不用说政治判决、以及由于政治抗议活动所判处的死刑和处决。同一报告还引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9年4月的一份出版物，其中说到在1988年，由于种族隔离的破坏和战争，有147 000名年轻的安哥拉人和莫桑比克人丧生。

我们不能忘记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中，还有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已经成为南非人民抵抗斗争的活象征的那些政治犯。这种斗争正在不断加强，这正是这些英勇的人民所作出的一个自然和合法的反应。我们坚信他们的事业最终必将成功。

历史证明武力统治不能长久,更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比勒陀利亚政府应该牢记这个教训。它必须意识到那些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条件正在消失,镇压措施和做法的再次出现只会进一步引起愤怒,将人民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而一个遭受欺凌的民族要求生存和自由的不可抵挡的意志将战胜它,通过采取行动和牺牲,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而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我们的组织已经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合法性,及其它有权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确保消除种族隔离这一南非严重局势的主要根源。

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和平、平静或安宁。这不是一个有人宣称的制定或执行改革的问题。种族隔离的实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被改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种族隔离,而这是可以通过根本的变革而和平实现的。现在责任在于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现任领导。

因此该政府非常有必要开始同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严肃的和负责的对话,以实现迅速根除种族隔离政权的目标,并为建立一个自由、尊重人权以及所有南非人和平共处的民主原则基础上的,现代化的南非国家打开大门。

联合国这个和平的理想论坛,在努力通过它所拥有的和平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但我们认为如果要避免更大和更严重的牺牲的话,谈判解决南非问题就不能再拖延了。在这个方面,我国代表团同大会一道呼吁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来支持大会所建议通过的行动纲领,这是国际社会能够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最大压力的最合适、有效和和平的办法,而且它表示了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斗争的坚定和坚决的支持。

我们还注意到,尽管各个机构通过和采取了许多措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看来不足以实现迅速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后果的目标。但是,我们肯定国际社会通过其强大的道义力量和通过调动全世界范围的努力,迟早会实现通过用它所拥有的所有和平手段消除种族歧视以及种族隔离的目标,为争取对自由和人权的尊重的



崇高事业必将在南部非洲获得胜利。

卡波·奇奇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指出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本次关于种族隔离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特别大会是在约瑟夫·加巴大使的富有活力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祝贺他担任大会主席,以及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精力充沛和孜孜不倦的主席。我在此转达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该委员会所作出的出色工作所表示的感谢和赞赏。

这次特别会议正好是在加巴大使担任主席期间举行的,这使我们非常高兴。在我们开始审议这个严重、令人不能忍受和长期以来的问题时,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

种族隔离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南非由那些夺取了权力的白人大多数所实行的所谓“种族的单独发展”的一种丑恶的制度。它表示了一种最野蛮和最陈旧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是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在领土上的歧视的政府制度,有利于大约500百万白人,而伤害了2 800多万非白人的利益。用日内瓦大学琼·齐格勒教授的话来说,种族隔离是“殖民冒险主义最完美的说明”。

什瓦尔特·格瓦尔——即白人少数——由于被自己的种族主义逻辑的矛盾所困扰,以及被自己的殖民主义恶梦所困扰,以及对被沃尔斯特和博塔称之为“黑祸”的极度害怕,几十年来把南非陷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种族之间的暴力和种族灭绝的恶性循环,只要人民提起沙佩维尔和索维托就足以引起整个非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恐怖和厌恶的记忆。

因此,比勒陀利亚的少数人政权由于盲目的追求种族控制以及拼命地想驱散对黑人启示的极端害怕,冒天下之大不讳,继续压制南非大多数人的深切愿望,践踏他们的主权和尊严,并在南非及其邻国继续维持一种持久的紧张气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实际上，被联合国大会正确地称为危害人类罪的万恶制度没有一天不使更多的人成为受害者。最近注意到的镇压的升级已扩大了死亡的名单。黑人人口中的任何社会阶层都在劫难逃。不加区分地进行盲目镇压的对象是和平的政治反对者、工人、宗教人士、妇女、儿童——所有这些都遭到大规模逮捕和酷刑。

种族隔离政权为达到其蔑视一般的常识和理智的阴险目的，正在使用现有一切手段而且不惜犯下任何罪行。国际社会注意到并谴责其罪恶的殖民主义和压迫性武库，其中包括：旨在镇压和征服该国黑人多数的一整套歧视性法律体制；剥夺该国黑人多数的选举权利；分化和阴险地重新分配南非的土地并从地理上把该国一部分人口排斥出去；通过建立所谓家园或班图斯坦、部落保留地而对社会结构实行种族隔离式的肢解——以武力根据其民族血统把非洲人送往这些地区，如果没有种族主义和无所不能比勒陀利亚所发行的特别通行证，他们就无法离开这些地区；把非白种南非人变成自己土地上的移民工人，以使他们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而在矿场、工厂和办公室工作有选择地利用和滥用法庭，以更好地掩盖其非正义的行为并压制种族隔离的政治反对者；不顾国际社会促其采取理智的呼吁而进行不公正的政治审判，继而判处死刑实行草率处决；未经审判的长期拘留；在警察局和监狱中进行的酷刑并由此造成死亡；武装平民团伙及行刑队对南非黑人采取的卑劣的恐怖主义行为，这些团伙肆无忌惮地绑架、强奸、拷打和屠杀反对种族隔离的战士并破坏黑人社区和组织，而官方的保安部队面对它们的罪行却装傻并象庞修斯·皮拉特那样假惺惺地表示洗手不干。

最近的一项估计表明，在1984年至1988年期间被极右翼团体残酷杀害的人数大约为四千人——如果我们意识到在南非及纳米比亚，法律准许每个白人出于自卫在家中拥有40种枪械，我们就能够想象到这种可怕的情况的各个残酷方面的一部分。

延长紧急状态法——它现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禁止反种族隔离的组织、严厉执行对国内外新闻的审查，只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多数人民使用的可怕的镇压武器中的几种。

除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多数人民采取的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之外，世界良知还无视这样的事实：正是在这个南非——世界第十一工业大国并居该大陆第一位，而且早在1974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达300亿美元——数百万黑人男女儿童成为非洲迄今所知最大一批受饥饿的人民。如果我们回忆起下面的情况就对此毫不奇怪：黑人被赶入的部落保留地只占南非领土的13%——而这些常常是具有不适于密集耕种的贫瘠土地的飞地。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则是普遍的营养不良，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体虚弱和传染病泛滥——一句话，残酷的赤贫。生活在南非大城市市郊白人地区破烂不堪的贫民区中的近九百万黑人的情况也不会好多少；实际上更惨。

这些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情况的事实所揭露出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有害和消极性质，无需进一步阐述和评论。所有这些价值都带有对少数人政府的种族主义制度的毁灭性、罪恶性质的不可磨灭的估计。

不仅如此。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仅在其国内具有毁灭性。它在本质上就是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一种危险的颠覆因素，一种使其人民永远不得安宁、并给其带来痛苦、贫困与灾难的因素。

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由于南非直接对安哥拉及间接对莫桑比克所发动并已经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已有一百多万人被杀，四百多万人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的一项1989年的报告，1988年有十四万七千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青年在南部非洲的战争中被杀，而由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每小时就有25名儿童死亡。如果这场战争的人的代价非常沉重的话，那么有关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代价同样沉重。因此，我们注意到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由于种族隔离政权对该地区九个国家采取的侵略行为，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承担着大约50亿美元的负担。

总之，这是旨在破坏和摧垮这些年青的邻国仍然脆弱的经济的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些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因而根据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马基雅维里和霸权主义逻辑，可能在今后某一天变成南非在几个方面感到害怕的重要竞争者。因此，必须通过摧毁其经济基础设施及生产资料来削弱这些国家，而且必须让它们无限期地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更好的办法是使它们留在比勒陀利亚的经济轨道上——如果不受其苛刻条件的限制的话。根据同样的思维方式并借用国家恐怖主义，南非认为需要预先摧毁这些新的国家可能通过在南非边界之外生活在稳定和平和良好合作条件之中而向世界所展现出的有组织、多种族、民主和繁荣的非洲社会的模型。

我国政府认为，由于我们美丽和富饶的非洲大陆令人不解地卷入经济和财政危机并陷入尽头看不见一线光芒的贫穷深渊，位于大陆南部地区并直接受到种族隔离政权颠覆和统治政策的毁灭性和灾难性影响的各国，应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注意。因此，我们的国家贝宁欢迎1989年12月5日的第43/50G号有关决议，大会在其中决定就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问题召开特别会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特别会议将产生具体措施，以立即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范围内向该地区各国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更重要的是它将重申我们要求南非政府迅速和坚决地消除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定决心。

我要再次向站在我们共同斗争前线的非洲地区的各兄弟国家人民表达贝宁人民和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声援。

当然，一些新的事实使人们对南非产生一丝希望，但我们必须仍然保持警惕。该国现政府的风格的改变及其领导人断章取义地宣称改革的做法完全没有响应全体南非人民对自由的紧迫愿望，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进行坚定斗争，以彻底根除种族隔离现象，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多种族和民主的社会，一个尊重基本人权的社  
会。我愿在此向南非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及其他解放运动、反种族隔离的群众性组织、联合民主阵线及工会表示热烈致意，它们为南非走民主道路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愿南非政府会感觉到紧急需要不仅仅是取消它称为“不重要的”种族隔离现象，采取斩草除根式的行动，一劳永逸地结束种族

隔离现象。

不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从而改善社会气氛、不取消紧急状态和其他禁令、不承认各党派和政治运动、以及不与多数人的代表举行认真的谈判以制订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的方法和手段，这种前景是无法想象的。

毫无疑问，南部非洲最鲜明的新特点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在纳米比亚人民实现了自决权，这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今年11月7日至12日所举行的自由选举的结果。这是正义战胜压迫的一个辉煌的胜利；这是人的意志不可战胜的一个杰出的范例。这也表明了我们的这一国际组织在采取行动方面有着极大的能力。我们大家都高兴的看到本组织的信誉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我要向那些为实现这一令人喜悦的成果而作出不懈努力的人们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我还要代表我国和我国政府赞扬纳米比亚人民的勇气和政治上的成熟，热烈祝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伟大领袖萨姆·努乔马主席，他具有卓越的政治思维，使得于1988年12月20日由纽约三方协议所开始的政治进程获得了成功。我国政府还要特别祝贺和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在澄清纳米比亚选举前的局势方面亲自发挥了主要作用。我想再次表示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加入我们联合国的行列之中。

胜利给予这一国家的英勇的人们以希望和精神，他们正在光芒四射的晨曦中书写着其历史的金色的新篇章。在这一过程，他们从烈士的鲜血中汲取着能量与决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通过对纳米比亚的直接管理，同在南部非洲其他地方一样，种族隔离政权的统治也给纳米比亚带来了许多破坏性影响。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大会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特别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国际关系出现了缓和气氛，同时人们也正在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与紧张局势。这种气候使得种族隔离固有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状态更为突出，种族隔离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理论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阻碍了在其影

响下的社会的和睦、进步与发展，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紧迫的必要消除这一制度。

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坚信国际社会增加压力是行之有效的，其办法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全面强制性制裁，以便使该政权能够参加谈判，并能够坚持谈判下去，直至就一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满意并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

在这方面，于今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宣布支持非统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的《哈拉雷宣言》，该宣言包括可能接受的指导原则，以通过和平方式消除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建立一个崭新的、多种族的、民主以及平等的社会。这可以作为我们大会进行审议的基础。

我们应当改进人类的物质环境，同时也应当改进人们的精神环境，使人类消除所有荒诞的怪想、恐惧心理以及自私自利的处世哲学，所有这些都妨碍着人类在真正的价值观念方面不断进步。人类由于深重而已经糜烂的种族隔离的伤口而遭受苦难，为此我们急切地需要尽快予以治疗。

如果实际上某些人们能够对非洲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有更好的了解，记取历史教训并能够懂得仇恨只能造成仇恨，暴力只能带来暴力，压迫只能带来对压迫的抵抗；如果能够对普天下所有的人权都能有同样的理解，并能以同样的热情捍卫这些人权；那么南非、纳米比亚以及其他地方的白人少数就肯定能够把他们目前认为是混乱、仇视、流血与黑暗的唯一前景转换成为一个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真正民主以及真正富有人道主义的未来。

人类要有集体感和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够对付他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就需要能够实现人类的巨大潜力，使全体人类都能受益。人类再也不能容认种族隔离这一令人作呕的制度所带来的耻辱和病态，不管其形式如何，都不能容忍。这一苦难必须尽快予以消除。这应当是本届特别会议的目标。问题很简单，就是要使人民享有正义和自决权。



索哈洪—康比特先生（中非共和国）（以法语发言）：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工作迄今为止强调了两个事实。第一就是一段时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改善，尽管这种改善依然是有限的。作为这种改善的结果，已经建立了必要的条件来解决一些区域冲突。第二，国际社会重申决心继续努力，以寻求解决那些威胁世界和平的各种尚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当然包括种族隔离。中非共和国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就这一问题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因为这是一个庄严的场合，在此我们可以再次表示支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为消除种族隔离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首先我想转达共和国主席和国家元首安德烈·科林巴将军的良好祝愿，祝愿本届特别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同时我还想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主席当选，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没有必要对种族隔离的理论进行详谈，因为大家早已了如指掌。中非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些观点经常在这里反复提出。我们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为全面反对种族隔离的作法与政策。在这一基础之上，中非共和国同与会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种族隔离不能改革，必须予以彻底消除。

国际社会之后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将在特别会议上得到评价，这无疑表示了它继续对仍然推行这一政策的关注，这一政策对特别是南部非洲的影响必然会不仅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平衡，而且也会破坏前线国家付出相当大的牺牲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发展努力。

中非共和国当时和其它一些国家一样赞赏南非的合作，以寻求使1988年12月22日的纽约协议签署成为可能的框架，这导致了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

这一态度无疑是由于该地区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当今国家间关系普遍存在的新的协调和对话态度所带来变化的结果。因此，南非可能对国际



社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表示的关注的的问题表现出同样的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至今还未出现，虽然可喜的是它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并宣布改革，以在某些方面改善黑人多数的情况。

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各级的权利平等，这种权利必须向其它小组所得到承认的那样为大多数而承认，以使南非可以进入真正民主的多种族社会，和该地区其它国家一起能够在实现南部非洲、以致整个非洲更加和协发展中起到合法的作用。

非洲统一组织，特别是种族隔离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21日于哈拉雷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得到了今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政府首脑第九次会议的核准，这些决议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一样强调，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动员起来，以建立实现这一社会的条件，这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寄予很大希望的本届特别会议将为永远消灭种族隔离开创真正的前景，以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南非出现以法律和正义的价值、平等和民主以及当今世界所有人民希望的自由为基础的社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5年10月10日第3369（XXX）号决议，我请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发言。

巴克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阿尔加毕克先生发言，他非常想参加今天对这一严重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一问题象湿坏疽一样继续震撼着人类的良知。但是，在本届会议之前所作的承诺使他不能来到这。

我想代表他再次热烈祝贺加巴先生当选为主席。我相信，他那久经考验的外交家的众多才能将使他能够主持审议，使特别会议的工作顺利进行。

我还想借此机会热烈赞扬哈维亚·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并向他保证伊斯兰会议组织愿意同联合国一起努力，以保证实现代表人民正义、和平与进步的合法愿望。

可喜的是，我们进行目前审议的几星期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圆满结束了纳米比亚人民在勇敢的领导人萨姆·努乔马旗帜下根除殖民主义在非洲的一个最后支柱的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希望永远维护这一殖民主义制度。

事实雄辩地证明，建立在顽固的盲目推行镇压政策和骚乱纳米比亚和邻国基础上的可怕的南非大厦已经不能抵挡纳米比亚人民摆脱殖民主义束缚的明确意愿和持久的国际压力。我在此热烈赞赏前线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不断支持是纳米比亚开始独立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加明确地需要增强我们的支持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帮助纳米比亚，以使它巩固所获得的成果，并保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得以实现。

伊斯兰会议组织一直支持非洲解放运动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将继续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种族隔离是强加给南非黑人的种族分离和歧视的可恶制度，它剥夺了南非人民的基本的公民、政治、经济和其它权利，它的种族灭绝、野蛮和不人道做法以及国家恐怖主义一起被国际社会描述为反人类罪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种族隔离是南非危机的核心。

伊斯兰关于人与人之间不分种族、肤色或语言一律平等的永久价值观激发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的各项原则，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这些原则基础上，一贯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反对黑人的不合时宜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它始终支持南非的解放运动，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并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一贯呼吁消除种族隔离。

为了更好地表明其对南非人民的声援并密切注视南非人民斗争的进展，伊斯兰会议组织各个机构一向极为重视南部非洲问题。近年来，伊斯兰会议组织设立了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委员会，这特别使个别成员国能够协调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在1989年10月2日在纽约召开的上届会议上，伊斯兰会议组织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委员会根据1989年3月在利雅得举行的第18次伊斯兰外长会议通过的第22/18P号决议，明确重申它始终支持并保证其46个会员国同联合国一道共同努力，以迅速并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今天我们目睹了一些谨慎的措施，显然意在消除种族隔离的一些弊端。这些在德克勒克先生掌权后推出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种族隔离的性质。这些只不过是种族隔离政权为打破孤立，缓解国际压力而使出的又一套把戏。要证实这一点，人们只需要指出1989年9月6日举行的立法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人口的大多数被排斥在外。当时，伊斯兰会议组织毫不迟疑地谴责了这些选举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性质。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还采取其他有害手段，试图使国际社会相信南非人民英勇斗争的旗手——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即将获释，对国际社会进行错误导向。种族主义政权自作聪明地在本届会议前夕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宣布种族隔离已不再是南非的政治方针。然而，众所周知，德克勒克先生坚决反对多数人统治，反对一人一票这个唯一的真正普选手段。他没有说南非放弃了种族制度，按照这一制度，每个群体只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国际社会已经习惯了在每次重要会议之前的这种拖延战术，显然不会受骗，它将要求南非政权采取具体步骤消除种族隔离。

在这一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庄严重申南非人民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手段进行英勇斗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重申其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通过的宣言以及不结盟国家运动国家1989年10月21日在科隆坡的会议上通过的声明。

伊斯兰会议组织再次要求立即取消紧急状态；撤销使公民在其本国成为外国人的班图斯坦政策；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并在全世界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实行强制性的有效制裁。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谴责卑鄙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另一个丑恶方面，这在最近已经引起了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极大关注。我指的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同以色列之间的勾结。这两个政权在军事和核领域的合作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关心的一件头等大事，因为它严重威胁到非洲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在这些地区，勇敢的南非和巴勒斯坦人民正在为打碎压迫和镇压的枷锁进行英勇和坚决的战争。最近的报告披露了以色列向南非提供尖端军事技术，使南非有可能研制导弹、潜水艇和有关的军用物资，充分证实了这一危险的合作。

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与核勾结是对人们促使非洲和中东成为无核武器区，而为世界和平奠定基础的各方面努力的严重冲击。

这一合作确切表明了南非和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治目的，它们的日常活动说明，它们完全不理睬国际社会的关注。

因此，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本届特别会议应当研究并采取措施，制止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进一步军事勾结。

我们在南部非洲的兄弟的呻吟和抱怨日复一日地呼唤着我们的良知。因此，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全部责任，连根铲除种族主义这一当代罪恶，使我们的心灵恢复宁静。我们需要丢掉幻想，采取更为有利的行动，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普遍的利益、特别是我们作为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要求我们放弃个人利益，保证实现公正和正义。

我呼吁各成员重新考虑这一事实，历史和后代人将对我们的行动作出判断。

晚上11点20分散会。